



著 浪 滄 房

# 記 險 歷 營 倭

行 發 店 書 活 生

MG  
I25  
60

倭營歷險記  
房滄浪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



3 1774 9703 3

## 倭營歷險記

在大徐州淪陷的那天（五月二十日）記者爲了珍貴最後消息，做了鷹爪下的俘虜，在敵人囚俘虜拘留所內，過了三個月的極極惡絕非人生活，後來又像充軍似的，將我押送天津，罰作苦工，初到天津，從朝鮮人口中，還聽說有把我送到那冰天雪地的東北極邊計議，當時情景只有「踏到津門行步遲，此生無復却回時」這兩句，可以代表我的傷痛心情，萬想不到我能從那虎口裏逃到貴陽，當我脫險南歸，經過香港時，有好幾位熱情的同業爲我慶幸，大公報的金先生還給予我極大幫助，我只覺得更加慚愧，我只覺到在這個時候，生還究不若死難痛快，我之所以寫出這篇「倭營歷險記」完全爲了不能忘記那些已經被俘，終於爲敵人機關槍點名的同志們的死事之慘，尤其是在敵人宣傳優待俘虜的現在，我們應該提出血淋淋的事實，揭發他一切滅絕人性的殘忍行爲，昭告全世界。

## 一 時村被俘

記得五月十六日的一個早晨，當那一大羣專殺我們良民的劊子手出現——在徐州天空的時候，一個已經走出徐州的我，又與匆匆的走回丁徐州，這天在段家花園，看到李德鄰先生和白健生先生，還有一位雲南的安師長，當天前方傳來的消息，錯縱複雜，使人早感到局勢嚴重而不能靜處，然而我所見到的李白兩先生，還保持着稀有的鎮靜，因此，我想在徐州等候同事的海萍兄，共同以最後呼吸，來換取最後消息的一個念頭，重復活躍起來。可是等到十七日的中午，海萍還沒有能從前方下來，我和新蜀報石寶珊君站在段家花園門前，眼看着一輛一輛的汽車開出，同時砲聲愈來愈近，直到砲彈要飛到頭頂，我們兩人才大踏步朝南走出，跑到三十里外。石君要我一同跟隨馮軍團長準備突圍，這時我邊走邊想，想起過去所聽到見到許多退却故事，想到假使這時在遼河一線的我軍不能從容退出，我們就得立刻握拳人，槍，車，馬，米和麵，準備展開游擊戰，絕對要避免退却時的被圍。同時我知道李白兩先生他們還在準備作最後一戰，我邊打定一個找伙伴打游擊的主意，和石君告別。那知我們這一別幾乎成了永別，當晚我在徐報陳凌亞先生的村

子裏住了一宿；第二天，我身子走遍了二十幾個村寨，一面喚起他們作游擊戰的準備，一面供獻他們一點防空常識。徐海兩島的農民。他們是村村有槍，而且有幾處每家都有武器，人也非老實結實，我掏出一顆血淋淋的心給他們，同時就換得他們火一般的熱情。當我十九日由縱深極往柏山去，一位一面之交的縱先生，他攜着一桿槍，直送了我十里多路。十九日下午，我走到柏山，在由韓村到柏山的二十幾里途中，敵機不斷低飛偵察，殘暴的屠殺是鬼子的特長，牠們在佔據了雲龍山的幾小時後，立刻顯露出了野獸樣的狂態，炸彈從天空向那些大大小小的村子散播。當天下午四時，在柏山會合了口口口軍樂部的李處長一行。坐上他們僅夠使用三小時的汽車，走進了大劫臨頭的韓村，這是安徽宿縣的轄地，因為我在一位聯係主任處，知道宿縣的徐縣長已被退到那裏，正在集合紅槍會，我們大可以集少成多，打成一片，擋起槍來幹。那知到了二十日早晨，情勢大變，似乎只有穿上老百姓的便裝，才能逃命，到了下午，人是越逃越少，數敵在時村寨外兩個村子內願意拿槍來拚的，只剩一百多人。這裏爲了防匪，寨門終日關緊，傍晚時候區長也偷偷溜走了，所以在這天入晚，守寨門的警察商團，聽到寨子外面槍聲響起，走遍了大小廁所，找不見他們的長官，急得沒法，跑來找我，演成這麼一套。

「報告記者，有千多隊伍；要進圩子，在亂打槍。」一個團丁這樣來說。

「是我們的隊伍麼？」我很仔細的查問。

「是的，說是一個王師長帶來的。」團丁又這樣說明。

「請你老替我們招呼一下吧，最好不要把那很多馬啦，汽車啦，開進寨子，明天給敵機發現了，這個小小的時村，就要炸光了。」一位商會負責人姓馬的從旁央求我。

在這樣的情勢下，我譏不容辭，走上了北圩土城，當我在圩牆上爬的時候。我就這樣喊出：「同志，同志，你們是那師的，不要打槍，這裏二十里外就有敵人，我們防備敵人夜襲要緊，不要鬆開進寨子呀。」我正喊完，寨門已給他們衝開，我先只遙聽到一些繼續繼續的聲響；及至等我走進，聽到那沉重的六廠皮靴踢地聲，我已聽得不妙；接着窺筒一亮，砰砰就是兩槍。幸虧我呆住不動，我眼看著兩個倭寇平擎着槍，包圍過來，將我攔住，一個倭寇伸出指頭，在我額角上一戳，連喊「中國兵，中國兵，殺了，殺了。」一個就擄下我袋口邊的證章，連拖帶拉，將我推倒一個騎着馬的倭軍官傍，那傢伙看出了證章上武漢日報的四個字，喊了兩聲「大大的新聞記者，大大的新聞記者」，竟指揮那四個倭寇押住我跟着他們走，我冷冷的抽了一口氣，跟着他

們跑。那四個鬼東西八隻鬼手，輪流的來摸我的衣袋，在黑暗中摸去我褲袋中一疊草紙，以爲是一捲鈔票，馬上就有一隻鬼手悄悄的遞給我一根紙烟，那真正摸去我的鈔票的一個，倒反裝腔作勢，狠狠的踢了我兩腳，這就是魏稱絕律師段明前坂垣師岡林田部師先遣隊，他進村後並不站腳，穿過大街就出圩向南行進。他們的企圖，是想遮斷我蘇皖邊區的聯絡，截擊我由運河一綫撤退的部隊，可是鬼子的色厲內荏走着怕着的神態，在這夜晚却觸起了我無限的感慨，忘記了我已經做了俘虜。

## 二 雙溝見板垣

大概走了三個小時，鬼子就佔據一個五六十戶人家村子住下宿營，村子裏農民有逃走不及的，都做了倭寇刺刀下的犧牲品。這是一個小中隊，步騎混合帶有兩架小炮，隊長將近有五十歲，炊事兵在煮鷄時告訴我，他的大人名叫片山勝次，在東京做人造絲生意，他的兒子小勝次，去年在山西戰死，丟下的媳婦，才十九歲，說到這裏，他指着自己鼻頭，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又低低說道，我的媳婦一個，小孩五個，房子大大的，現在……」我正返着他說，一隻靈狗似的通譯。

從片山屋內走出，他不說了。這晚我看着他們殺雞吃鷄，打人殺人；他們吃飽殺累以後，將我反背雙手綁緊，一根像鐵線的繩子絞緊我的雙手，痛得我眼睛內火星直冒，我伏倒在一間馬房裏的地下，騾虱無忌憚的咬了我一夜。次日，片山親自來查問我的履歷，和到徐州的任務，我很快就這樣寫給他「房倉浪，三十八歲，武漢日報經濟研究部，戰地農村生產調查員，信佛」。這是我想了一夜，認為應付倭會審問我最妥的答案，這個片山並沒有和我嚼嚙，他只將我更加綁緊，送回時村，因為倭寇大隊已進駐時村。聽說是一個林田大隊，五月二十一日中午，七個鬼子架着我，回到時村，想不到隔了一夜，一千多戶的一個相當富庶的村寨，竟然被鬼子搶掠淨光，死驢死豬，死人，東倒西歪，腳底下血跡斑斑，已經够慘，那些橫肉滿臉的野獸，有的穿上北方婦女

的粉紅內衣，有的穿上他莫明所以的壽衣壽鞋，歪戴紅纓帽，大搖大擺，我活了三十多年，而且是個新聞記者，却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怪狀，所以當林田問我「你看見的日本兵，好不好」，我很願意的這樣回他「頂好頂好」「辛苦辛苦」他聽我這話，好像有點忸怩，晚上一個河北籍的通譯，偷偷向我說「這是板垣師團的一部，吃得比別的日本隊伍好，奸淫擄掠的本事却比別隊還要兇，林田簡直管不了它們」，他說了幾句，又悄悄的問我「你是一個參謀長嗎」？他問得很奇怪



。我看他兩隻眼睛，不像說這話的人，我不理他。我在時村臨時俘虜留所內，冷冷的觀察他們。我看出倭寇內部有着顯著的矛盾。林田常常和我談話，我只談佛，他雖不怎樣逼我，但因為我不承認是戰地記者，甚至湯恩伯孫連仲等都究竟有多少人，都說不明白，他認為我不是「良友」，直到送我見板垣去，還這樣說。

六月一日的下午，我坐上一輛滿載着彈藥的汽車，走回了失陷後的徐州。從東車站到了大同街，這是徐州最繁盛的街市，從早到晚，熙熙攘攘，這天我只看見兩個中國人，一個已經餓得走不動，一個是白髮婆婆的老者，看見汽車駛過，執着一面貼上紅膏藥的旗幟在街旁幌着，大同街兩旁的房子，十分之九沒有了屋頂，倭寇陸上荒鷺漫無目標的大轟炸，徐州是整個的燒滅了。所以當六月初旬，有大批倭商想走來徐州做好買賣，也只好看着那一堆一堆的瓦礫呆呆出神，而終於原車開回了濟南。當天我在銅山縣監獄門首，看見二十多個倭鮮軍妓，拖着木屐，從山前走過，有幾個年高德重的，也要搽脂抹粉跑，來供「皇軍」淫樂，在如此的恐怖氛圍裏，從斷垣殘壁中，看見這種穿着紅紅綠綠的女人走出，這是聊齋上畫圖。斯晚，押送我來徐之倭軍曹，強力推我住入監屋，咬憤監犯之臭虫，晚間從四面八方爬來，無法入睡，痛苦不堪。次晨（六月一日）原

車開赴雙溝，因爲坂垣指名要我，因加派一騎兵隊長隨同押送，視同重囚。雙溝至徐一百華里，爲蘇北一大市鎮，現在也成了砲灰，坂垣住在一雜貨店內，據說也埋有十餘死屍，臭氣極大。我到那裏一會，那個騎兵隊長就帶我至一個古川參謀屋內，聞名已久的一個侵華急先鋒的坂垣征四郎，我看見他的真容，中等身材，面龐很瘦，比較我在中央公論上見過他的照片瘦多了。從他的蒼老的臉色看來，也不像五十四歲的人，屋內擺着一張方桌，他和我臉對臉坐下，古川參謀，和一個奧參謀，分坐兩旁，一個同盟社傢伙，小廝模樣，倚着牆壁看我，坂垣先看了林田的報告，然後問我「你到過些什麼地方」我說「我才到徐州，日子是五月三日，到過南宿州」過後，他又問我關於軍事方面許多事情，我說，我不知道，因爲我和軍事無關，才走到你們面前被俘，不然，我該老早突圍出去，如果不信，請即槍斃，他聽到這句，笑着說道：「你真不怕死嗎，我判你的死刑，你的毒舌，台兒莊，台兒莊。」說到這裏，大約觸動他的舊恨，臉都氣紅，兩個奧參謀，也揚手畫腳，像在罵我，我只裝聾作癡，一味陪纏，他們見我胆子很大，不怕恫嚇，又問不出我什麼消息，在吃飯，拍照過後，又來問我，而且反過來向我大大宣傳，我也點頭播腦，表示懂得，這樣你試我詐，弄了三天，我利用機會，暗暗向敵兵中表示厭戰的幾個，開始宣傳，我舉

出我們優待俘虜的事實，打動他們的心絃，我和他們談到母親，媳婦，兒子這些話的時候，我刻劃出一個快樂家庭的影子，想燃起他們思鄉的火焰，有時也逗得出這一班蠢如馬家的傢伙的眼淚來。連續三晚的嘖嘖咕嚕，引起了古川鬼子的注意，我又在六月五日傾盆大雨下，重上囚車，送回了徐州。此地我要補說一句，就是在這三天，每晚我均聽聞有女子的哭聲，誰家兒女，不是我們神明華胄嗎？國人！我們要爲匹婦報仇。

### 三 俘虜拘留所

囚車開到徐州中學門前停下，我以爲我又可看見那倭寇所設北支派遣軍司令寺內大將了，果然不錯，但他却一句也不問我，把我夾進了幾十個廢工商學兵都有的所謂俘虜內，送進了九里山下的兵營。用大卡車裝上，用大繩像繫燈似連貫綁起，車子開過北站，有幾個胆小的難民，當作是綁去槍斃，抽抽咽咽，哭將起來。押車的倭寇聽到哭聲，拿棒就打，有的頭被打破，血從額角流下，還發忍淚吞聲，那種慘苦樣子，正如唐人哀俘虜詩中所云「漸近死城誰敢哭，一時收淚淚猿啼」。鬼子把我們關進所謂俘虜拘留所，鐵絲網結得非常周密，訂下二十幾條管理規則，待遇

的殘酷，更不必說，依照牠的規則，第一條，是逃亡射殺。然而我却親眼看着把很多乖乖的坐在裏面的，常常三個五個綁起運走，到晚上不見回來，後來聽說，那是拉到山腳下去拿刺刀殺死。又還施行連坐法，如一個逃走，那同團一屋的人，都要處死，記得在七月十八夜內，在住有十四個病人的屋內，逃走了一個，第二天早晨，鬼子發覺，即刻將那十三個奄奄一息的病人一齊殺死，大戰以後，徐州今年夏天所發現的疫症蔓延得異常猛烈，鬼子本身醫藥也感覺到缺乏，於是他就看着這個俘虜拘留所內的中國人，死亡相繼，給你個不理，甚至活的也往往外抬。

一個六月當中，在七百二十五個苦難同志同胞內，死去一百七人餘人。這裏面收拾死人的辦法，起初是由鬼子拿麻袋裝進拖走，麻袋用完，拿舊報紙來收屍，我從此偷偷的看到日本報紙，知道在黃河決口以後，徐州附近戰事的變動，我看到日本報紙拚命的在咒詛游擊隊，這正告訴我，徐州四郊，我們游擊隊獲得了相當的戰果。我明白了倭寇所以食無雞，我們所以連蔥湯也沒有喝了，怪不得鬼子不敢下鄉去，兩張報紙到了我的手裏，五百多個枯瘦鱗黃的臉上，透出了一絲笑容，（我寫到這裏，想起那五百多個黯淡的影子，想起了那笑出淚水和鼻涕的熱情難友，我的眼淚再也忍不住），張鼓峯事件發生後，倭寇看不到他的本國報紙，每個人都像有絕大心事，最

可怪的是禁口不談張鼓峯倭寇兩軍開戰的事，一天，突然有一個倭寇大尉醫官和我談話，他滿不在乎的，告訴了我些蘇軍反攻張鼓峯的消息，可是他說出以後，又很像懊悔，再三叮囑我，必須要「情報口止」以免危險。我從此又明白了那菊地大佐所以匆匆率兵而去，倭寇的水上輜重隊所以開來守徐州，而且還聽說那時開封只有五百個倭寇在防守。不久張鼓峯事件解決，大概在八月二十日左右，我才發見倭兵看報，倭寇顯然是屈服了，但倭兵還要信口亂吠。八月二十日以後，這個俘虜抑留所門前陡然堆起了高的沙袋，守衛的倭寇，又起了極大的恐慌，他們都故意表示鎮靜，坐在沙袋上面大吹口琴，然而一個石友三部七千游擊健兒迫近徐州的消息，早承一位妙不可言的「良友」口中，悄悄說出，我們也就此選定一個與鬼借亡的途徑，正待準備，不意鬼子早已慮到，突然在八月二十七日深夜，在四架重機關槍壓迫下，結束了俘虜抑留所，押着我們走進八節鐵篷車，向北開去。我們面面相覷，一聲不響，向鐵篷車內爬進，那鬼靈精似的飯田狗頭，還跑來講了幾句鬼話「你們旅行旅行呀，路上保重呀。」車子開動，他得意的在笑，車內的答覆，是「媽你×」「我×你東洋烏龜媽媽的×」，我就在那「親善」的風景線下，埋下頭來，細嚼這「旅行」滋味。

## 四 津浦道上

我早料到有這麼一天，我自信我在精神上，已經戰勝了倭寇，不過，我雖然對信心極突破了，死綫，我却時時十二萬分警戒着，準備在那人獸關頭走近的時候，突破那最難的一道死綫，躍個漢口去寫出個「倭營歷險記」。如今，像要走近了，車子在蠕蠕動，車頭像在放聲的嚎哭，我的額頭和膝頭緊緊靠攏，我像睡着了，一夜無夢，次日，車至禹城，倭兵下車取飯，我看着他們背上寫的「護衛隊」三個大字，我很佩服他們聰明，車停約一小時，這批「護衛」，吃飽登車，可是車中的一班旅行客人，頭已餓得發昏，大家亂嚷，混罵，鬼子們有的聽得明白，有的只是瞪眼，押車的倭隊長伊藤走來問我，他驚奇的問道：「他的什麼說話」，我指指肚皮向他說「旅行的肚子大大的壞了」，費了很多口舌，鬼子才分給了一些吃剩的冷飯和大餅，可是吃了以後，大便小便也就身不由己要向外排洩的，但因為鬼子們在津浦路上常常跌跟斗，甚至連車帶人都要倒下去，鬼子們怕極了，只準在大站開啓車門，那車中尿和屎的逐漸增加，却使你大大受不了。由禹城開出不久，在第四節車中死去一個，是久瀉不止，發生在瀉死的，屍體一直帶到滄州，可憐

這一個不幸的同胞，就在一張草席裏了結他的一生。我祇問得他是徐州一家商店裏的廚司，鬼子就把他列入勝利品，這真不知從何說起。我在昏昏沉沉中，過了德州，由徐州到德州，這一根現在成爲敵人的動脈血管，它是常要被那活躍在山東的游擊健兒插進鬚刀，像一條死蛇橫躺着。沿途看到倭寇設有許多鐵路保護村的牌子，掛在那貼近鐵道傍電桿上，此外大約在每五公里之間，就蹲伏三五個倭兵，在那似豬欄的小屋內，這都是鬼子因爲吃足了游擊隊的冷槍，在準備應付的，而它所收獲的效果，是更加使它發抖，加速的使它滅亡。「鐵路保護村」的守衛者，是我們被迫無告的同胞，但槍口兒是始終對準了死蛇，這未免出乎「皇軍」的意外。最可笑的是那些鐵路警備者了，那三個五個送禮的，他們在睡夢中一覺醒來，「無言凱旋」，槍是悄悄的轉換到另一個人肩，車子停在滄州，我們是在另一個「良友」口中，聽到這些新聞，而由「良友」說出，總來更加入神，滄州泊船之間，游擊隊的新聞聽到不少。

車抵滄州，停至兩小時以上，還不北開，站上倭籍路員與押車的倭隊長，耳語久之，車頭又忽然向後掉轉，我們以爲北面一定出了頑意，或許要送我們重回徐州，那知他係開回濟南。原來列車經過濟南，因爲鬼子廣行防護，只停了十幾分鐘，在站上也不許開啓車門，車子掉頭開回濟

站，來了五六個白衣倭醫，像貓哭老鼠似的，說了幾句好話，掃出了車中尿囊，這大概是因為聽說在滄州有死人捨下，怕這一夥傳染病患者，把瘟疫帶給他們。至於從滄州打倒車開回濟南的真相原因，我們看出那後面附掛的十餘兵車，卸回濟南時的緊張情形，也就猜着了一半。

## 五 濟南一瞥

濟南車站上，却呈現着一種特異的熱鬧，今天又來了這一大羣的「旅行」客人，加上專為跑來看俘虜的鬼子們，眼前盡是鬼，駐站的鬼子憲兵，忙出一身臭汗。站上路員，着的是草綠色的服裝，我感着清癯個路工是中國人，站上偽警都沒有武器，有兩個偽警見我向他們微笑注視，現出一些侷促不安的神態，大概良心還沒有完全變色，那專為跑來看俘虜的鬼子，所表現的情態，也形形色色，各有不同，有的冷笑，有的指手劃腳在大發議論，有幾位年歲較大的，從他們那雙眉垂目的外貌上看，像並不感到怎樣的愉快。我得特別提出的，有二三十個小鬼子，也跑來釘住我們看，那班小東西，由於先天的毒液和侵略教育的養成，認為這是應該加以侮辱的「支那人」，他們也舉起小鬼手，在指着罵「支那人馬鹿」「馬鹿」「馬鹿」：連珠價罵，有的還跳起來罵



幾個三四歲小鬼頭，還舉起小拳頭向着我揮舞，那班老鬼看了都哈哈大笑個不住。這時我正立在月台上，看那貼滿牆壁的「仁丹」「若素」「中將湯」這一類倭商的廣告，張千李萬式的兩名倭兵的一步一趨，跟着我，伊藤拿了一個「便當」給我吃，我那裏還有心肝吃他們的「便當」。我拿給一個有病的四川同胞，那人感動得要哭，那班小東西，看到眼裏，覺得奇怪，或許以爲我不應罵的，有兩個走來和我「親善」了，我的肚子裏直像開了醬園，辣的，酸的，幾種味兒在不斷的要往外衝，我還是是笑笑，我指指自己的鼻子，說了一聲「我是中國人」，那兩個小鬼東西，楞了一楞，走開了，咳，我到老死也不能忘記這一幕。

## 六 他們的「國防婦人」

確實的是這樣情景，由於鬼子的殘殺淫掠，太行山以東的山東人都吼起來了，他們展開了一個曠古所無的復仇運動，整個的向鬼子反攻，從日本報上也看得出，打今年七月七日到八一三，濟南是成了一個倭僑的逃命的適中點，禹城，原平，滄州，各縣的倭商，常時慌慌張張逃來到濟南，所以濟南的鬼子就特別的多，而倭僑組織的所謂「國防婦人」會就跟着活動出現到車站上

，我看見有二十幾個穿着一律白色制服的女人，在一個茶棚一個水櫃內，很有條理的工作，這是倭寇調動最忙的一個八月，兵車靠站，倭兵下車，先到水櫃漱口洗臉，然後很整肅的，走到茶棚前，那當體的倭婦人，倭女兒，隨時很恭謹的捧着一盞茶，高高獻上。倭寇軍官要水要茶，她們是格外客氣，她們輪流工作，早班在天未明時，就要到站燒茶，她們願意這樣吃苦嗎，我敢說，她們並不願意，原來在我國各大商埠的倭僑商，本來做過很好的買賣，過向比較倭國要好多的舒服生活，也是同樣給倭軍閥攪糟了的，可是她們雖然也不滿意那些吃人的軍閥，然而她們却極愛她們的國家，終於在勉強的心境下勉力了。據我所知的倭國國內的婦女們，都是在這樣的心境下，勉力的在那裏「動」，她們很巧妙的，去鼓勵那些「未亡人」，特別注意的是「撫孤」，我所聽到關於倭國國內婦女運動，大致是如此，這是懂得我們教法要立刻起來趕過倭國婦女運動前面去的又一件事，所以也不憚詞費寫出來。

## 七 免費旅行到天津

濟南車站寫成了一個「濟南驛」，那老殘遊記內的，家家泉水，戶戶垂楊，一幅濃裝淡抹總

相宜的清麗畫圖，我們每個中國人都不會忘記它。再會吧，我在那飛沙走石的狂風裏，向它暫別。再回到上天津的征途，八月二十九日的黎明，那載着四百九十二個特別旅客的火車，開到了天津東站，車內起了一陣怪聲，鬼子們唱起來了，站上的種種鬼影，在幽暗的燈光下，看出了是來接「客」的，車子停穩，我們「旅行」終止，再戴上那停廢的頭銜，一行排齊，一三三四……：……數下去，數到二百九十二，突然的停止了，記清楚少去了三百個難友，大家都很關心的回頭看，一個鬼子跑來說，「他的北京」「你的天津」「開路開路」它拆散我們的伙伴，我們二百九十二個，就進了馬廄。

鬼子共計開來十九輛大汽車，我們二百九十二人，分坐十一輛，那八輛載滿了鬼兵，在前後「護衛」着，這是一個陰風慘慘的八月二十九日破曉，汽車由東車站開出，在我上車以前，那個由徐州倭警備司令派來「護衛」我們的倭隊長，和我握手，表示惜別，遞給我一紙名片，寫上「祝君健在」四個漢字，我看了頗覺毛骨悚然。一個天津駐屯軍派來接收我們的田尻倭中尉，與頭車腦，笑嘻嘻的，朝我上下打量，他帶了兩個倭寇，坐在我乘的一輛大卡車，車子其實出站，伊藤像兵的立着，向我敬禮。這起從來沒有的「客氣」，這種「客氣」比毒氣還要厲害，祇好我

有一個「新聞記者」的鼻子，老早嗅覺，然而我却很愛看這個樣子，可惜我的開末拉沒有帶去，我也向他揚手，直到我看不到他的影子。

## 八 桑木的鬼話

汽車開到後租界一家鬼子香煙廠前，一個鬼子打趣說「你的洋房睡覺，睡覺。」房子的確很好，我們下車點名以後，走進裏面，住到這個好房子的最後的一進，那矮矮的一排洋鐵皮蓋的馬廄，周圍結好了高高的蜘蛛網，我們又睡到鐵絲網裏了。大家看了這個馬糞遍地的所在，恨聲嘆氣，罵不絕口，那個田尻倭中尉，東張西望，笑迷迷的說：「你們小小的辛辛苦苦，我在山西打仗，房子沒有，睡覺沒有，大大的辛辛苦苦，沒有法子，沒有法子。」我看他那樣子很好笑，說的話又這樣的有趣，我禁不住縱聲狂笑，他看我狂笑，怔了幾怔，拉住我的手說：「你有神經病」。我點點頭回他：「小小有的」。他側着頭看我發眼，不聲不響，他很注意我，以爲我真的有病，當天飯碗皆無，每人發給饅頭四枚，作爲一天食糧，比監獄中的囚糧爲少，此時大家都不把吃的一會事，放在心上，入晚睡覺，增加倭兵看守，防範較徐州更嚴，離友中有一天津人，他認

聽這方向是在海光寺後，僅隔一條大水塘，至遠這小便處解手，可看到海光寺倭司令部，對面也有一排小屋，有數十倭兵駐守，架好兩挺機關槍，對住我們馬廐。晚間我大便兩次，才看清楚對面布置，我驟然想出一個酒水而溜的辦法，旋即打消。次晨，田尻偕中佐倭參謀一人跑來，說是代表桑木大將來此「慰勞」，要站腔說話，要我們說「感謝」詞。他是跑來強好，他帶來一紙什麼「慰勞詞」鬼聲鬼氣說：「英國不好，俄國不好，法國不好，美國也不好，將來日本都要打倒他們，日本是很辛苦的，希望各位心好好的，」鬼子現在公然的如此宣傳，徐州的飯田倭司令也是這樣的說，我已聽到多次，這天居然也有人代表我們致「謝」，一個朝鮮光棍，冒充東北人，當天早晨，由田尻偕將他綁着送進來的，說是在豐台附近被俘的，這套把戲，我們這二百九十二個，有一大半看穿了這東洋鏡，想不到還有人上了當。

## 九 一個密探

這條伙初進來時，詐稱姓李，穿了一套灰色西服，光頭赤足，襯衫扯成幾片，嗚嗚不絕，坐在地下，現出狼狽樣子，倭寇常來打他狗頭，那知僅隔了三個鐘點時候，他居然竟神氣活現，跑

出講話，像背書似的說了一套「王道樂土」的混話，講完以後，東參謀笑笑走去。他就開始混進我們這二百九十二人營中活動了，一會和你密談，一會和他密談，身邊拿出幾盒香烟，一分送，藉此磨款；有了香烟，沒有火柴，怎麼辦？大家好不發急，他又假意遍身亂摸，結果火柴他也有，豈但他有火柴，他還有鉛筆，還有信紙，這都是俘虜身邊不應該藏有，而它都具備了，這給予我們的難友，是意想不到的安慰和便利。漸漸有人着了牠道兒，第一條性命送到他手裏，就是我給他吃「便當」的四川人，他病才脫體。他要吃香烟，以爲這傢伙，是個好朋友，他說出準備爬牆逃出，請他幫忙，這正造成胡鮮光棍的一功，我記得清楚明白，我們第二天（九月二日）到南開大學傍馬路洵陰溝，這四川難友託病不去，那福爾摩斯也就陪他生病，那知當我們下午回到馬廐時，即從此看不見他，朝鮮光棍忽然恢復了他的健康，迎到我面前又送香烟給我吃了，晚上八點查入，一個倭寇拿刺刀搥上一件破汗衫，一大片的鮮紅血跡塗在那破衫子的背面，再印到前面，說明他是從牆頭逃出跌下，在伏倒的時候，給那倭在牆外小屋內倭寇跑出來刺死，田尻和一個倭通譯，宣布他的「罪惡」說這人心不好，大家不要學他。這是到天津第一個殉難的，他姓陳名吉，很有志氣，寫得很好的美術字。此夜我不能入睡，想逃，願死，胡思亂想，恐怖異常

一夜去國與歸，第二天早晨，海光寺有電語來，說是桑木大將傳審俘虜。

## 十 海光寺之夜

派來一個營沼通譯班長，指名提出我們十四個，我在第四名，說是有煽動俘虜逃亡罪嫌，大謬誤了，又不禁冷汗直淋，這都是朝鮮光棍的一支鉛筆劃出來的，所好到了海光寺後，派出譯語我們的候參謀江田，還有一階人性，他祇將我們每人打了十棍，打到我的時候，營沼通子走到江田面前，低低說了幾句，江田就不打我，就此留我談話，然而已經吃了四棍，田尻帶了那十三個回去，江田營沼兩個就帶着我走進一間很整潔的客室，關門密談，開始他就向我道歉說不應該打我，但是爲了維持他們的「紀律」，沒有法子，因而江田又朝我滿身看看，說我衣服太少，而且鞋子還是破的，「你沒有錢麼」？我說：「錢都給日本兵拿去了」，他聽了又故作詫異說：「有這樣的事麼」？先來上這麼一套，接着就提出幾個關於黨務軍事的問題，要我誠實答復，披瀝所信，我這樣回答說：「你們也有報館，像東京朝日，大阪每日，各部都有專門人才負責，我們也是這樣，我只知道一些農村經濟情形，而且還不如你們知道詳細，至於其他情形，我已和你們座

相談過，你可通電去問。」這時板垣早已高陞陸相，我拿大話壓他，這法子很靈，他不再問了，走上樓去，一會又嘻嘻的走來說：「有兩件事，你必須說出：第一，中國幾十萬傷兵現在集結何地醫療。第二，中國軍隊中之督戰隊由何人指揮，是怎樣組織的。」我向他笑笑說：「你知道我在五月二十日被俘的，從前的中國傷兵，老早就自動走回前綫，以後的事，我在你們手裏，怎麼知道，其次，關於督戰隊的一切，不但我們新聞記者不知，恐怕中國軍隊中早就用不着了。」他對我所說表示不信，他說根據飯塚太郎的死事報告：（八月在江西戰死）知道中國軍隊在安徽江西「頑抗」不退，由於督戰隊的認真，他們的飯塚大佐想突破我們堅陣未遂反而死於我們的肉彈，言下有點搔首無策的樣子，我暗暗好笑，此夜，笹沼倭通譯班長奉命，不許我回至馬廄，暫留海光寺兵營，笹沼與我同宿一室，他苦苦勸了我一番，他說：「陸相不殺你，多少恩義給了你，」說了很多，我假裝睡着，夜間，笹沼被鬼子喊起兩次，說是由豐台廊坊捉來「鬍子」數名，轉告笹沼告訴我，廊坊「鬍子」已給日兵趕走。由此，我知道在河北的我們的游擊隊，是常常走進豐台廊坊去殺鬼子的。



## 十一 驚人的發現

次日早起，管沿從參謀處走來，少停，仍送我回到香煙廠內（馬廐）他帶來一紙報告單給我，上面完全說的中國戰地記者在徐州的住所和工作情形，字跡非常秀麗，不像鬼子寫的，我約略記得是這樣寫的：

范長江，大公報，住花園飯店。房滄浪，武漢日報，住太平飯店。陸詒，新華日報，住朝陽飯店。石寶珊，新蜀報，住太平飯店。耿堅白，新聞報，住朝陽飯店。張劍心，掃蕩報，住花園飯店。

後面的按語，都是「抗日色彩百分濃」或者是「毒舌」，「鬼畜」，我的名字下面，特別寫出，「該報是漢口最大紙」一行，我看了這一張報告單，很覺奇怪，即如耿堅白先生只匆匆到過徐州一次，不過兩天，這個漢奸怎樣調查得如此詳細，後來我看見那單子上還寫出些「支那陣地新聞報道戰」這一類語，知道他們對於中國的戰地一切，是不厭求詳在調查，鬼子是絞盡腦汁在算計我們。管沿給我看過以後，他說還有更詳細的，此時不能給我看，關於這一項工作，有個「

庸報」幫他忙，此外還有一個狗彘的吳有癡，垂涎我五回馬廐，鬼子忽然送來些葷的香煙，上面寫着「慶祝徐州陷落，感謝皇軍奮鬥」，這是把個狗彘的王瞎子王克敏，向「皇軍」慰勞的禮物，送到徐州的時候，已經壞了，鬼子們還把它裝回轎着，鬼子們要用它「宣傳」。可是馬廐裏的人，沒有一個看了眼睛不冒火，結果，香烟都悄悄的丟下了毛廁，「皇軍」和王瞎子也丟下了那蛆蟲滿滿的大坑裏，「王克敏」三字它該是永久遺臭的。

## 十一 進了「優待室」

由此鬼子每天派人來「廐」窺察我的一切，特地將我提出鐵絲網外，在衛兵室傍空屋內，備置一室，給我坐臥，將我與俘虜群隔離，田尻倭中尉他竟老老實實警告我說：「給你支那大人好房子，你的『危險思想』大大有。」鬼子們慣於做作，還跑來在我的門上寫上個「優待室」；我真像一個傳染病患者，送進了「隔離室」。此舉，鬼子的用意有兩，一則藉此可以防止我向俘虜羣煽動，教唆，二則它故示優待，好貫注全神，向我個人進攻。這真是兵法中的上策。「攻心為上」，可惜選了三十年，它要向一個在血泊中打滾的「新聞記者」進攻，這是絕頂的「聰明」；

，我這個隔離室內，却一天一天的富麗起來了。有酒，有肉，有報看，還有些標緻的日本娘兒們來瞧我，到了九月六日，一個原田倭隊長見訪，彼此搗了幾句鬼話，臨走它再三問我「還缺少什麼不自用的用物」，我說：「多謝，多謝，再給我幾冊中央公論，文藝春秋，就頂好，頂好。」乖乖，真是有求必應，這天晚上，它就把給了我，還夾上幾冊「朝日畫刊」，田尻鬼子更對我「另眼相看」，它笑闔了兩隻鬼眼說：「你倒快快北京『開路』去」。我聽了又不由的打了一個寒噤。

### 十三 看見「萬牲園」

鬼子要送我進「萬牲園」了，這是應該特別「恭順」的，我就此僵僵其背，躊躇其步，終日打哈哈，白天是顯出萬分「樂觀」，一到夜間，我的腦子裏就在搖電影。我彷彿看見那鼓勵了我近十年的宋漱石先生，在對我說「我們幾個人，做一個有靈魂的人」，我彷彿又聽見我們的社長王亞明先生說：「冬天又快到了，山西很冷啊，帶個手爐去吧，要買一個『頂好的』。」我每夜夢見我的母親，她是一個舊式婦女，常常說「岳傳」，而每日每夜時時刻刻在我腦子裏盤旋最不

能忘記的，我應該大書特書，大聲疾呼的是，我記清一個日本的岩佐軍醫中將野戰病院院長，他曾經這樣勸我說：「我有一本你們蔣委員長的話論集，我們的少尉以上大家有，而且都背得出了。」除此以外，我更沒有忘記一個官運亨通的「日本通」，那據着日本姑娘，化夠了日本金票，死在鬼子一盃美酒下的北甯鐵路局長陳發生，總而言之，總而言之，一個黃帝子孫的中國人，都要認清，那些窮靡鮮恥的漢奸們，它們是不忠，不孝，不節，不義，還不智，在鬼子們要吃盡「支那料理」的今天，做漢奸也不是一營簡單的事。

#### 十四 讀「庸報」掩鼻

進了優待室後，我每頓要吃三碗飯，我屢吃出力氣來「溜了」，鬼子在東緊了肚皮在喊「節約」，每人每餐只吃一碗，平時他們也吃不多，看我吃得這麼多的飯，好像有些肉疼，其次，我每天關着要看報，並且指定要看好幾種的日本報，鬼子有時照給，有時却故意不肯給我看，後來桑木侯司令要我寫一本「關進的日本」，限我一個星期寫完，又送來大批日本書籍給我，日本報紙也從此每天不間斷，我每天苦讀強記，一句，一字，不放鬆，我的頭髮一天一天看着白，

最好看的是「腐報」，這是鬼子在天津的最大傳聲筒，新聞都是虛構的，當然沒有人要看，它就在副刊上想法子，由幾個從棺材裏挖出來的腐屍，每天吟風，弄月，賞菊花，在那上面哼着，唱着，搖擺着，習見的是鬍鬚什麼劉春老（狀元），章一老（太史），金息老（閩人），何一老（都督），小偷兒金梁成了閩人，認賊作父的何一老，就是那何海鳴狗東西，他們每天都哼出一首詩，今天你捧我，明日我捧你，川流不息的呵卵石，我看了恨不得立刻把鍾馗請來，將這班鬼東西嚼下去。最令人可氣可笑的，是這班腐屍也在那裏喊「尊孔」，它們還記得一位孔聖人，這個臉也就厚得可怕了。

## 十五 哭「山本」破涕

一個曾經走遍了半個湖南的「山本築治」，是在九日二日死掉的，他是一個慣使障眼法的日本高級偵探，曾在長沙辦學經商假誘散財，他一手造成王克敏今日傀儡的地位，費去了三年多的心血（山本築治之女華子，在腐報上的談話）他終於做了王克敏的替死鬼，吃了我們的愛國志士兩粒衛生丸，一粒從前胸穿出了它的後背，一粒打進了他的狗嘴，帶出了七粒狗牙，當時沒有死

，醫了半年，傷勢已漸漸轉好，他死的時候，正是華北諸國內國極烈的當兒，而當時倭華倭寇正在我大別山系一再失利，他是捶胸痛哭，懺悔莫及死去的。種豆得豆，依樣因果律，也應該這樣打死的，這位「山本築治」君死後，王瞎子如喪考妣，大哭幾場，幾乎把兩隻狗眼完全哭瞎，狗嘔哭出詩來，於是「庸報」的副刊上，又發現了王克敏哭恩人「山本築治」君的傷心詩，「庸報」就更加臭上加臭了。也不能怪他傷心，自從那山本築治無言歸去，王瞎子失去了一個有力的牽纜人，王擻唐那隻老浮尸，就騎到瞎子頭頸上去，傀儡的滑稽戲，真是丟盡了狗臉，我在那鳥籠裏悶極無聊的時候，看看這類「文藝」，不禁解却一絲煩惱，也會不計工拙，不調平仄，來個口

占一絕：

王瞎來哭我來歌，

善見山家淚滂沱；

黑龍會上霸業盡，

似君埋少不埋多！

## 十六 「官」附身

此時，我們由徐州來一羣難友，坐在鐵絲網裏受盡鬼子的虐待，二百九十一人的伙食，每天只發給四等麵粉二袋，分兩餐煮食，麵粉已有異味，又無小菜，吵鬧幾次，才給了幾個臭蘿蔔。習慣麵食之北方人也不能下咽，南方人更不必說，在如此的惡毒待遇下，每天還裝作苦工兩次，我雖然移至鐵絲網外，反不如從前自由，鬼子絕對禁止我與任何中國人單獨談話，本來由九月一日起，全體難友均須出外做工，我也要隨軍參加苦力，田尻倭中尉兼任苦工隊長，彼時增援華北之倭寇，尚未開抵塘沽，天津也很空虛，田尻鑒於負責監視俘虜的倭兵力甚單薄，尤其在出動至南營門外及南開大學一帶做工時，極易逃亡。鬼子很費躊躇，因為他對這二百九十二人，既不能殺，又不能放，不殺的原因，他是想不費工資，役使中國人爲彼做牛做馬，做得精疲力竭時，再唬嚇，唬嚇的殺個乾淨，以除後患。開始做工時，爲了要將我隔絕在俘虜羣外，原定提出我一人，終日坐死牢，不許出外，後來江田與我談策，假意示我優遇，一方再用甘言哄騙，不時來說：「給你一個縣長好麼？」甚至僅隔一夜，即對我說：「馬上給道尹你做」，它每日哄騙

不算，當面還來察辨色看你在怎樣打算，暗地有個朝鮮光棍在窺探我，所喜一個兇惡狡詐愈而有的板垣，我會將它輕輕玩了一下，何況這班傢伙呢，我當然是「豈寵若驚」了。這樣騙來騙去，那個桑本倭司令它就給了我一個洵陰溝的督察官，鬼子說：「待你認真發現」，哈哈我做官了，打三月七日起，每天早晨在俘虜隊後面，做洵溝者的「督察官」。我自從「官」附身，鬼子給我的第一個命令，就是三個「殺」，（一）情報口止，俘虜如將信函暗交土民，督察官責任者，先殺死，（二）俘虜不許買賣的，有不守本規則的，督察官責任者，殺死，（三）逃亡一人，督察官責任者，先殺死。鬼子的主意它真要絕子絕孫，絕女壻，洵陰溝去，還有三個死罪跟着你。

## 十七 敬求墨寶

我自從「官」附身，日間要小心翼翼洵陰溝，我晚來還要拚死拚命看日本報，鬼子們因為我有了一個「官」銜，有的走來求我寫扇子，有的走來請我題幾個字，而且是卑詞厚禮虔誠的求，還是可以選多兵種不同的鬼子接近逗談的機會，可是我因為過去吃盡他們的苦，受盡他們的氣，應該先報復一下子，我遂和一班倭兵約法三章，第一，每人准許求寫一件，既然「親善」，什麼



「打倒」一磨礮」一類有礙「親善」詞句，一概不寫；第二，求漢字，依據中國風俗，求書人應先寫山「敬求墨寶」四字，欲題上款者，下面要寫個××人叩求，舉例如下，如「千代龜太郎 郎叩求」即佳，第三，多謝禮物，牙刷，毛巾，牙膏，少少髮，醬菜，鱈魚多多要，鬼子們都是些勢利小人，他們就件件都依從，前踞後恭，在我雖然有隔世之感，可憐，一班苦到萬分的難友們，才吃到一點鱈菜，鹹蘿蔔。那沒有嚼吃的人，他比沒有肉吃要難受百倍的。鬼子中也有幾個不肯照辦的，我又很耐性的這樣解釋說：「二千六百年以前，日本人竟接受中國文化，那時你們手擲大塊金磚，中國人還不肯寫，後來你們像拜佛似的跪下來求，你們才有了文化，才造成了你們今日室代高信，菊池寬這樣好的文人。」這「二千六百年」五個字，我在鬼子的「文藝春秋」上面，看出了它們的心肝五臟，今日每個鬼子多在下死勁精研漢學了，所以我雖然如此的來了個「漢學新證」，它們也就疑信參半的「敬求墨寶」，但是那些受過中等教育的鬼子們，可就夠纏，他涎着脸，哀哀的要求你，寫個「日支親善，東亞和平」，或者是「不思家鄉思帝鄉」，我因鬼子都寫喜吟詩，我就常常贈詩，像這樣的詩：

不思家鄉思帝鄉，

我願隨海到東洋。

風伯帶陣鐵雨去！

眼底一片修羅場。

那時我真哭笑不得，我想死在陰溝裏的人，最不值得，爲了要做薛仁貴，團個大禍被槍斃，要得的。

## 十八 「怪鐘與妖火」

鬼子都是笨伯麼，不盡然，我從徐州看到天津，仔細觀察，一雙精幹聰明的，大多已「無言凱旋」，越死越少。八九月間，在天津徐州所看到的倭寇，年紀小小的少年兵，嫩得像塊豆腐，它們新兵退子彈的聲音，是這樣的，噠：噠：噠：噠響才響一下，我們的新兵却都是很熟練的：噠噠噠噠！一連串兒響出的，那些小鬼子。那些老弱的鬼兵，氣力既小，胆子可更小，它們躡在天津，杜門不出，託詞是不願進租界，其實是不敢進租界，每天懷着一個鬼胎，怕吃那炸彈，在華北的同胞精神很痛苦，只有炸彈的音響，才可以安慰他們，天津人已不是戲迷了，「黛玉葬花

「不要聽，「嫦娥奔月」不要聽，他們要聽那「風蕭蕭兮易水寒」，要再聽一齣「魚藏劍」，天津的東馬路上，瀛島街上，中原公司前，當時要：轟，轟，轟，那嚇得鬼子發抖的怪聲，它專揀日本商店轟，最神妙的是火柴，偉大的火柴，一根一寸半長的火柴，它能燬滅了鬼子們最傷心的新棉花，損害價值最少的一次是十多萬，燒去它一百萬日元的貨物，也是常有的事，鬼子急得沒法，德儂們嚇得沒法，而「怪鐘與妖火」的好標題，它和那「庸報」就結成個不解緣。

淪陷一年後的天津，它是給炸彈的巨聲轟醒了，偽組織以下的漢奸，從北平來到天津下車之後，立意向鬼子租界裏鑽進，再不敢大搖大擺住其他租界，天津偽市長潘毓桂，由三部汽車保護還是不敢公然從偽市府大門進出，天津這麼大的市區，在偽市府控制下，只有一個第一中學校，今年七月才正式開學，學生約共七十人，其中半數以上係市府職員子弟，校長爲漢奸何慶元，是一個日本留學生，當我從徐州至津後第四天，天津「庸報」上面曾登出這樣一條新聞：「第一中學校長何慶元，昨晨被刺，兇手爲一形似學生模樣十五六歲之青年，共開四槍，何中兩彈，傷勢甚重，該案現已有線索，不日即可破獲。」此案發生後，這個學校裏的學生完全逃光，鬼子斷絕行刺之人，即係該校學生，於是曾在該校讀書年在十五六歲之青年，認爲皆有重大嫌疑，大施

們捕，「一報」登載拆炸彈，放火，開手槍，一類新聞，每次必加入「該案現已有錢案」一語，虛聲恫嚇，可笑已極。

## 十九 偽組織的醜態

漢奸真不是人養的，我在北平「新民報」天津「庸報」這兩家漢奸報紙上面，看出他們一面奴顏婢膝，諂事倭寇，一面壓榨同胞，資寇以糧。華北偽政府中重要部門，都爲倭寇一手掌握，且架床疊屋，添出許多輔佐官、指導官、監理官各種名義，安插「與官」，此類鬼子，官癩既大，且多爲寺內、桑木、喜多介紹而來，傀儡惟有奉承意旨，乖乖畫諾，偽政府如此，那個狗子養出來的「新民會」的醜態，更其極醜態之大成，無奇不有。鬼子和狗子們，也做民衆運動，他們就藉此會策動各省淪陷區內組織宣傳，由漢奸經斌擔任宣傳部長，但組織之權則盡爲鬼子一手包辦，該會除設有宣傳、組織兩部以外，另設指導部，其中担任指導者，都爲倭寇，每部且有倭次長兩人，在內操縱，該會不時在漢奸報上宣傳，那裏已組織支會幾所，那裏已成立工會農會幾所，（或曰勞動協會）惟一察其宣布之人名單，則一人往往要兼任七八委員，民衆團體中，也有次

長也有顧問，鬼子的官廳一天一天在擴大，至於這個「新民會」牠究竟成就了些什麼，牠們也會自畫供狀，鬼子辦的「京津日日新聞」曾經這樣說過「各地新民會同志，散漫無力，甚可憂慮，多處工會，農會，空虛無力，對帝國不忠，應重加檢討。」於此，可見在淪陷區內，倭寇所施之懷柔毒策，完全失敗，在平津濟南太原各地之「新民會」招牌亦不敢明白掛出，不過有幾個狗頭在那裏狂吠亂吹，漢奸總斌賣國求榮之結果，其無錫祖墓曾爲該地義民發掘，繆道士（繆斌之父）死後有靈骨之慘，不知漢奸總斌可會知道這回事，可嘆可嘆。有人問我，鬼子爲了組織新民會，化去大批金錢，而工作始終不能開展，其故何在？這原因說來也很簡單。第一，人心不死，時至今日，國人豈願再爲鬼子去做民衆運動，其次總斌本早爲國人所不齒，民衆根本就不相信他，加之鬼子多疑，對於這個寶貨，且不敢加以信任，所以這個比狗屎還臭的「新民會」，即形成一塊亂葬坑，死貓，死狗，就都埋到那臭坑裏面去。

## 二十 紙幣殲滅戰

在倭寇的前線和後方，還帶來一個法幣打敗鬼子的勝利消息。戰爭本來是非錢不行的，而

造成現代最殘酷的戰爭因素，根本也就是錢，在這一次戰爭中，我國因爲法幣政策成功，外匯始終穩定，我們紙幣的防禦工事，早就築成一道馬奇諾防線，而且堅固非凡，出乎鬼子意料之外，當去年戰爭爆發了，倭寇佔我平津後，鬼子最初以爲能侵入我全國經濟中心之上海，搖撼我法幣信用，以至顛覆，即可縮短戰爭時間，穩獲勝利。那知事實却在鬼子夢想以外，在江浙各淪陷區內，我法幣流通如常，固已使鬼子驚駭失望，華北各地我同胞擁護法幣之熱烈，亦一如平日，并不因一城一地之失，有所動搖，鬼子鑒於朝鮮銀行紙幣，不能深入我淪陷區內，即着手組織「偽中國聯合準備銀行」，發行紙幣。倭寇侵入徐州等於冥鈔之鮮銀券，爲聯券，軍用手票，跟着倭寇歐蹄，沿着津浦鐵路，積極向魯、豫、蘇、皖，各佔領區內流入，於是一個令人興奮發狂之紙幣滅滅戰全面展開，雙方陣容，有如下述。作陣地戰者，我方爲（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種，其餘如向來亦甚得民衆信用之（中南）等行鈔票，則不時出沒敵大前後左右，在打游擊，各淪陷區內埋藏尚未出土之大洋，亦如後方壯丁，源源而出。敵方當面爲（朝鮮）（正金）（偽聯）鬼票偽鈔另有一角，五角，一元之軍用手票，在四處擾亂，結果，我方因得民衆協助，大獲全勝，敵人因信用掃地，天怒人怨，大敗而逃。根據本年六月「東京朝日」及漢奸報紙所載，

，鬼子亦自承失敗，承認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六月，鮮銀券流入我國達一千八百萬元，現已收回一千二百餘萬，正金銀行鈔票完全撤退，偽聯合銀行券及軍用手票，潰不成軍，正在整埋，鬼子處處在自掘墳墓，印有「大日本帝國政府大藏省銀行」軍用手票，一至濟南，鬼子即不認賬，拒絕使用，到了中國人手裏，更不理你，一方面還有些專門製造偽幣的日鮮浪人，在濟南太原各地，大拖鬼子後腿，所以我們同胞對於鬼票偽券，恨之人骨，加之各地游擊隊對於打擊偽鈔之宣傳，深入人心，更得到莫大幫助，在淪陷區內，法幣價值，高出偽幣，有如此可喜現象。

「徐州」 我國法幣 一元三角 日幣偽鈔 一元 倭寇軍票 九角  
「濟南」 我國法幣 一元一角 日幣偽鈔 一元 倭寇軍票 拒絕使用

## 二十一 松岡洋右的沒趣

九月九日的晚七點，我們圍坐在馬廐外面空地上，靜聽一個倭「指導官」的說話，這是「新長官」派來賣蒙汗藥的，其人約有三十歲外的年紀，初次來此宣傳，大賣氣力，大概太興奮了一點，他在說明日本對外國策後，即刻對於英，美，法，蘇，各國，大罵而特罵，他說：「英國是

個老槍。美國是個驕子，蘇聯是個強盜，法國是個姑娘。」混說一陣，忘其所以。當他說到「法國是個姑娘」時，幾十個日本鬼子也嘩然大笑，笑得他好沒意思。這個混蛋就妄逞詭辯，說他曾經到過巴黎，而巴黎是個香水香粉的有名花市，那裏法國人都打扮得像個姑娘，這也不要理他，後來他說得太起勁，竟連鐘說出兩句，日本要打倒（伊太利）（獨逸國），哈哈日本還要打倒義國德國，我忍不住好笑；鬼子都不耐煩地站起來了。北方的新秋，氣候更明快可愛，晚來坐在地上，看看天空的汽球（八九兩月鬼子常常演習防空）迴想到我們前方將士作戰的艱苦，心頭老像有塊鐵片。這晚聽了鬼子報告幾段新聞，明知多半虛構，聽來不免傷心，第二天正擬到南開大學看看，鬼子竟鬧聲不響將我們押往東車站去，到了車站，田尻才告訴我，說是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到了天津，松岡洋右這鬼，他是一個驕氣橫溢辯才無礙的精靈鬼，他帶來幾十個鬼子看我們，想看出一點道理，帶回傷滿去亂吹。我們這一隊所謂俘虜羣，本來士農工商兵都有的，內中有兩個帶瓜皮帽頂的，給幾位外國記者看到眼裏，好生奇怪。松岡和同來的鬼子看見俘虜裏面有中國老百姓，再看看那幾位外國記者在竊竊私議，似乎也好生沒趣。當場原田部隊長狠狠的罵了田尻幾句，怪他管理不良。傍午我們回到馬廐，田尻走來氣憤憤的對我說：「你的爲什麼屢帶上小小的帽子？」



「我聽了，躺在地上傻笑。」

## 二十二 先防諜

我在天津東車站（現改稱總站）看了兩次，每次看到那貼在牆角上的斗大的「先防諜」三個字，我覺得鬼子們諜報工作的認真，委實可佩。同時我看到他們這樣虛張聲勢，故作驚人，寫出斗大字來嚇人，也不免覺得狂妄可笑。這種做作，在津浦沿綫，在天津各碼頭，都是一樣的；而鬼子們對於入境登記的認真，他們是把天津看得比任何地都重要，然而我們的愛國志士和游擊隊，依然是大搖大擺走進去，因此，鬼子却更加躁急，更加重視防諜工作了。但是，他不能殺盡中國人，到處都有空隙在等候我們，說到鬼子的「先防諜」，聯想到他們派到我國各地及各海岸綫的間諜，鬼子是喜歡誇張的，在他們認為某種任務完成後，日本的新聞紙上，就時常有這一類的消息往外披瀝，我到天津不久，曾看到如此的報告：

某日某人到香港

某日某人到海防

某人搥昆明

某人至龍州怎樣怎樣

某人作何消遣

某人至某地購買何物

某地有汽車汽油若干

在正常的情報中，夾進的私人行動，還要嘲笑幾句，鬼子是好弄玄虛的，他們刺探我國內情，往往也有出之於臆測捏造，然而也有被他猜着的。此何時也，爲什麼不謹慎萬分，負有重要任務的，本人固然要萬分謹慎，而隨從人員似乎也應一體進處於密，退藏於密，才能達到一個守口如瓶，一隙不漏的重大目的。至於私人行動，更須特別留心，因爲被鬼子知道，他也要當作好材料拿去宣傳的，不談別的，即使某人僅僅經過某地，偶然做了一件不乾淨而又荒唐的事，一旦披露於日本報上或是漢奸所辦的報上這給與淪陷區內的同胞看了，多麼令人傷心，多麼令人失望。鬼子現在是戒慎恐懼，天天在喊「先防諜」，而我們就得時時刻刻注意到「先防諜」，常常在廣州灣，香港，海防，往來的人，住到×旅館內時，最好不要把「××部」或是「×××會」，寫

出在膠牌上，公用汽車上面的標幟，在抵達廣州灣時，最好卸除掉，這都是我親耳親眼聽看到的，我忍着臂疼來寫的。

### 三十三 「掃蕩」座談會

關於華北各省我們游擊隊的活動情報，從日本報紙上面看出，截至今年八月，顯然的已形成了三個中心，一個是察察邊區，一個是晉冀邊區，一個是冀魯邊區，這三個邊區，在高山叢中，憑藉太行山脈、恆山山脈，險峻的地利，構成了堅固的堡壘。在過去六個月中，華北倭駐屯軍策動的三次游擊隊掃蕩戰，都在那崎嶇的山嶽地帶，一次一次，粉碎了它的迷夢，至少已消耗了鬼子三萬兵力。據江田倭參謀語我，彼等萬想不到在那瘡苦的山嶽地帶，以大地為床，以森林為帳，以星月代燈，以刀石取火，如此的環境中，還有人在那裏宣傳三民主義。江田這鬼子，在我所見的廿餘倭參謀中，是比較最能喚醒的一個，也是最厲害最難應付的一個日本狗頭軍師，他常走來和我談談中日兩國的政黨，每次談話結束，他對於我們領袖偉大崇高的人格，却很誠懇的表示敬畏。在今年塘沽倭寇登陸增援華北後，華北倭寇擬大舉掃蕩我游擊隊，藉以鞏固他的所謂「新

政權」，那時鬼子的同盟社駐津特派員，以及東京大阪各報駐津的倭記者，舉行了一次掃游座談會，到會的倭僑軍記者，有幾個曾經親身領略到我們游擊健兒的手段，發表很多等於爲我們宣傳的談話，我約略記得這幾個。

池上 今番掃蕩北支游擊隊，宜撫班應就地征募支那有志，多多從軍援助，不然，亦徒勞耳。

安達 山西土民與「皇軍」之親善程度，不復有先日熱烈，何解？（卽不解）

永田 應加強滅黨宣傳，永恆注視國民黨在北支的新勢力。

藤井 軍中征用歐羅，一番心神苦。

治本 徒勞，徒勞，支那鬼畜毒策多。

在十餘人談話中，說出了二十幾個「徒勞」，所以華北就永久是我們的，鬼子們休矣。

## 二十四 不夠本

在淪陷區內，鬼子們學會了一句「不夠本」的中國話，現在每個鬼子都會很熟練的說出一句「不夠本」，我在徐州被禁的時候，天陰欲雨，鬼子們說「不夠本」，大風飛揚，鬼子們說「不

「够本」，汽車開下麥田，鬼子們說「不夠本」，胖子渴了，鬼子們說「不够本」，甚至我的鞋子破了，鬼子們也說「不够本」。起初我很奇怪，後來日子久了，我細細咀嚼這「不够本」三字的來歷，我想起北方同胞做買賣的，在討價還價當兒，都喜歡說句「不够本」，就是說貨價不夠本錢，不能賤賣，即使他賣給僚了，有時也要說上一句，表示他做了蝕本生意。可是這「不够本」三字傳到日本鬼子以內，真不知流盡了幾多傷心的眼淚，蝕光了多少中國商人的血本。原來日本鬼子在佔領地內，有一句「公買公賣」騙人的口號，等到闔開了商店的大門，它們就打夥兒帶來軍用手票買東，買西，一塊錢的貨物，鬼子最多給價五毛，而且不管買不賣，拿了就跑，這時老板們當然要喊一句「不夠本」了，可是你喊你的，他是越跑越遠，絕不睬你的。差不多每個鬼子都會聆過若干這「不够本」的悲慘呼聲，他們却不求甚解，以為這大概是說他們不好，久而久之，舉凡鬼子們所見不好的事物，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說出一句「不够本」。因此，凡是日本鬼子走到的地區，這「不够本」三字也就跟着來了，抵抗法子還是有，我在天津海陰溝的一天，曾經偷了一個空子，偷偷的和一個天津商人談了幾句，我說：「你與其天天不够本，不如帶把算盤打游擊戰去。」唉！真正「不够本」。

你也不够本，

咱也不够本，

家家不够本，

鬼子坐不穩！

送鬼下東海，

咱們不蝕本；

打倒日本鬼！

咱們要夠本。

打日本！打日本！

打倒日本才够本。算盤也惹吼了。

## 二十五 着着落空的日本鬼

在今年七月九這三個月內，滿來華倭寇海陸空軍將校士兵，死於我國南北各戰場者，其人數雖

雖得精確統計，但至少必在二十萬以上。九月上旬，日本國內各地紛紛舉行所謂「衛國英靈祭」，東京「朝日新聞」曾發表一部倭寇陣亡將兵姓名，其中有佐藤海軍中將，及海軍少將各一人，中佐二人，尉官三人，係於今年七月乘機飛經安慶附近，爲我軍擊落，機碎人亡，無一倖免。此消息，記者於九月底脫險至滬時，始見之於我國報紙。此外，我特別注意所謂因開發北支中支實業陳屍於我國礦山棉田牧場的倭鬼，在九月五六日的日本報紙上，其數得有一百七十餘人，死在我國察新綏秦晉北晉南魯南蘇北各地，死者大部爲專門學校和東京高工的高材生，都是經日閩多年栽培而成的經濟侵略急先鋒。他們的年齡，最小的爲二十二，最大的不過三十五。萬惡的日本軍閥，他們只曉得垂涎着中贖的，「棉，煤，木，鐵，米，麥，豆，」，「絲，茶，皮，毛，鹽，公糖，油，」將中國的各種出產，印成十幾種小冊子，去煽動那些蠢蠢的日本鬼，用心萬分週到，計算非常巧妙，那知侵入我國以後，搶到手裏的煤礦鐵礦，以及那廣大的肥美棉田，只能拿眼瞞着看，依然不能到口。鬼子特別注重的軍事工業資源，如晉北的煤鐵，晉南的棉花，自佔據我太原後，花去三千萬以上資金，至今毫無成績。井陘因爲被我游擊隊不斷襲擊，鬼子成立的礦業復興處，如今已不敢招工，內外棉株式會社派到江蘇南通去收買廉價棉花的倭商，回到上海的時候

條，腦袋已經不見；說到茶葉，那更好笑，皖南的產茶的地方，雖然被鬼子搶去幾處，而落到鬼子手上的茶葉，只不過能夠爲個倭商如煙俊六等，泡兩碗濃茶喝喝。弄來弄去，還是腳腳踏空，所以鬼子就不得不倚賴漢奸，妥籌政策，如上海的余大雄一班敗類，曾經特別賣力，組織華茶公司，爲鬼子作帳，殊不知漢奸的壽命，是動物中一種最短最短的短壽者，華茶公司成立後七日，余大雄就在兩記利斧下，了結它的一生混賬。最使鬼子失望的，無過於棉花，今年二月出版的日文「中央公論」是鬼子專門研究華北問題的特大號，上面披露關於華北棉麥大豆的各類調查統計，材料的豐富，真使我讀了舌結不下，其中所述日本每年使用原棉一項，說明日本目前最苦的一件事，每年需要採購外國棉花一千五百萬担，而中國過去每年只能產棉五萬担，其餘必須採買美棉印棉，今後日本統制中國，實施五年計劃，可使中國棉產增加五倍，實行專賣，排斥美棉印棉，則日本今日所苦者，他日將樂不可支，如此云云，滿口樂觀，算盤打得很好，可惜珠兒撥空，如今，鬼子在青島想恢復二萬紗錠，但因沒有棉花，也就没法開工，鬼子說鬼話，結果大率類是。

## 二十六 掩面出考場



我自從被俘以後，百十餘日中，經過倭寇大小十餘次的審問，板垣以判處死刑威脅我，桑本以重用厚薪利誘我，鬼子憲兵以鐵棍擊傷我的腦門，每次都被我東扯西拉，裝聾作癡，輕輕混過，可是這最後一次的考試，給予我的痛苦，我直到老死也不會忘記的。日記清楚是在九月十二日，這天早晨，倭寇通譯官由海光寺來一電話，通知我當天不必出外做工，半小時後，我就在田尻倭中尉和兩個倭兵監視下，重進海光寺，到了倭司令部的參謀處，江田倭參謀和四個由平倭寇派遣軍司令部派來的鬼子，圍坐一室，好像專爲等我，倭寇從一個鬼子手中取來兩紙印有「陸軍省」三字的稿紙給我，上面已寫好題目：「一，對於蔣××之感想，二，對於共產黨之感想，三，復興支那農村之對策，四，對於北平新政府及南京維新政府之印象，」江田朝我笑笑說：「你的考試，考試」，我覺得事情有點奇怪，那四個從北平來的鬼子，一個是陸軍大佐，三個皆最尉官，敢試我不怕的，今天的考題太奇特。一，二，兩則，顯然是拿來測驗我的思想，第三個題目，它是針對我的履歷中所書調查戰地農村生產記者一項，看你怎樣寫法，第四，試驗我究竟有做幾等奴才的資格，我考慮了幾分鐘後，裝出很興奮的樣子，提筆就寫；「蔣委員長爲全世界敬仰之偉大人物，其在平言行，日本有名之新聞家曾著有專書，備致推崇，今雖事過境遷，然

蔣委員長爲力求安定東亞局勢，披荆斬棘，領導全民建設新中國之豐功偉績，此在日本第一流政論家，如望伏高信等諸君，亦不否認；而一自盧溝橋事變至今，中國國家之統一，全民抗戰情緒之高漲，試一觀日本軍隊佔領地方，雖在窮鄉僻壤，其牆頂屋角，中國民衆所書之「擁護領袖，抗戰到底」等言，幾到處可見。余曾親見日本從軍記者，對之正容凝視，攝入鏡頭，余甚感諸君愛護，不能以阿諛之詞，欺騙諸君，故率書所感如上。二，中國是在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政府的信念下，力爭國家之獨立，民族之生存，諸君所得之情報，其中所載，關於中國各黨各派之記述，多出捏造，此輩以贖取日本老頭票爲職業，以後望勿爲所欺。三四兩題，寫得最少，鬼子亦不甚注意，不過鬼子們看見我如此說法，大家向我搖頭微笑，江田又對我說：「不久你到北京去」。我夾笹沼通譯向北平來的鬼大佐要求，趕快恢復我的自由，如果仍不允許，我願傷殘肢體，成一殘廢，放我回家見我老母。鬼子們搖手說：「不要，不要，你的人格有，你的心好好，不要緊的，不要緊的。」這是最後一考，我還是不即，不離，不卑的答覆了，可是，我在走出這考場時，我的眼淚止不住奪眶而出，我拿袖子掩着臉，走回那馬廄。

## 二十七 神誓

九月十二日下午，從沼倭通譯往來於海光寺與香烟廠，傳達命令，狀極忙碌。晚餐過後，他帶了兩包魚皮花生，一瓶啤酒，攜至我的臥室，邀我對飲密談。他說：「你真幸運，像你這樣的支那人，早該殺了，其所以不殺，而且還要給你事做，是（一）因陸相來文，說你豪胆機智，從未求饒，品行高潔，不忍殺你，有利用企圖，（二）因『皇軍』自攻佔平津京滬以來，每至一地，對於吸收中國新聞記者，并未感到若何麻煩，認為無殺你必要，（三）因你的學識豐富，你對中國農林，鹽墾，紡織，漁業，無所不知，日本新聞記者認為可以大大利用，不必殺你，（四）因冀部隊中有人為你說話，因為你替一個日本兵寫了一面扇子，寫了兩句什麼『兩行清淚寄老母，一瓣心香祈和平』，東部隊長看了，來電教不要殺你，（這個部隊，就是日皇叔父東久遠宮所屬部隊，初時倭軍中人都守秘密，只稱東部隊）。其次，我們大家都知道你是一個『和平』人，不像抗日份子，都願為你努力。我們喝着談着，一瓶不夠，教那朝鮮光棍再買一瓶。」那光棍跑得比狗還快，後來酒是越喝越少，話是越說越多。他又告訴我說：「九月十五日，天津要舉行一

個反X反X市民大會，九一八要舉行一次滅黨反X市民大會，但是，到會的人恐怕不多，因為歷次開會，都有人來丟炸彈的，而據密探報告，英法租界內抗日份子，今番將大舉暴動，可恨，可恨，你們中國人，良心這麼壞。」他已有幾分醉意，我雖不欲再逼他說，他還滔滔說過不住，又怕我不相信，掏出一本日記簿，寫了二個「神誓」，「神誓」他賭咒了，我恐功敗垂成，弄出事來，喚來朝繹芥棍，送他回海光寺去睡覺。

## 二十八 最毒鬼子心

筵酒走後，又來了一位江田倭參謀，也是喝得酒氣刺鼻，脖子都喝紅了，他却沒有喝醉，他已和我弄熟，可是，他的居心很深，時而送鞋子給我，時而給我吃羊羹，我都很沉着的應付了他。今晚進來，先打着哈哈，拍拍我的肩膀，然後懷裏拿出一捲畫片給我看，內中夾了幾頁春畫，樣子下流不堪。我對他點頭笑笑，彼此瞎聊一會，轉入正文。他才一本正經說明來意：「本來寺內桑木對於恢復你的自由，並無成見。因為徵求庸報和南京宣傳局的意見，要你表示一點誠意，事情很容易，祇須你寫一篇文章，然後再至電台廣播一次即可釋放給職。今天最後決定，現在正

有機會，因為九一八快來到時，軍部來電指定要我寫一篇『偽滿洲國反X告中國國民書』，最遲須于十六日下午寫好，到了九一八這天，再派車來，接你至電台廣播，這是很好的機會呀，你該如何謝我呢。」好厲害的鬼子，好毒的條件，鬼子要我自絕歸路，要我自棄於國人。我算算限期，還有四天，我絕不躊躇，霍然躍起，抱住江田兩臂，連生喊好，大叫「阿里阿篤，阿里阿篤」，我笑出眼淚，對他說：「我怎樣謝你呢，我明晚陪你去跳舞好麼？」江田那鬼，看我這樣歡喜若狂，面有得意，我又向他要紙要筆，他答應次日送來，他是對我更加親熱了，臨走留下一頁畫片，笑闔了兩隻鬼眼說：「給你一個日本姑娘」。

## 一十九 頂天立地不事仇

這都是狗子們代鬼子劃策的，鬼子要逼我走上畜道，做衣冠禽獸，這該是我溜之乎也的時候了。九月十二日晚上，我一夜沒有闔眼，夜間想起來跳牆，聽見窗外狗汪汪在叫，鬼子聽到我屋內稍有響聲，即刻拿出電筒，四處照射，我屏息不響，還要走進我的屋內，看個仔細。我思索一夜，想好幾個脫身辦法。到了次日早起，看看那警衛森嚴的樣子，我又沒了主意，真是「一夜千

條計，朝起沒主意」。十三日我走進南開大學修理房屋，這是靠近牛皮廠河濱的三棟平房。據說原來是南開教職員的宿舍，裏面地板窗格還好，雜友們在那裏搬磚運瓦，我走來走出，在想辦法，我看着鬼子走開，就走近一班本地工友面前，和他們兜搭，一個××，他很關心我，向我問長問短，他悄悄的告訴我一些日法交界地方的路徑，我很謹慎的，裝做不甚注意的神態，我暗地想出一個極險極險的脫逃辦法，準備在三日內逃走，先鬆懈鬼子衛兵對我的監視，向他們普遍宣傳說：「我不日要到北平做官去了，我們以後還是『良友』，我沒有官架子，你們儘可來看我，我請你們看戲，吃酒，拍照片，沒有錢用，可以寫信問我要，我很可憐你們，每個月只有八元八毛錢，跑來這麼遠的中國，這是多麼辛苦呢？」鬼子們因為江田已經關照過他們，大家很相信我的話，你也揪揪我的鬍子，他也揪揪我的鬍子，表示「親善」，我已四個月沒有剃鬚，處心積慮在準備逃，準備在跳出虎口的一霎眼間，操刀一割，鬼子，鬼子，我到死也沒有真面目給你們看了。

### 三十 不辭而別非禮也

九月十三日下午，由南開大學工學回馬廐，我隨着厚慶緣跑回時，開始試探鬼子對我注視的

態度。我時而走兩旁的人行道，一會又假裝脚痛，故意落後。每次以五分鐘的時間，竊探那押隊十餘鬼子的神氣，不待他們的眼光掃射過來，我就很迅速的走近大隊執行我的「督察」任務。這天押隊的倭兵，都是新兵，胆子很小，不時掉頭向我注意，無機可乘。但是，我一路觀察、看到那些不斷往來的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加強了我在中途脫逃的決心，決定在十四十五兩天內逃出，對於逃出虎口後，怎樣才能安全走入法租界，還是落荒而逃走向塘沽，我一概不加考慮。我路徑不熟，一錢沒有，只憑那拚死不屈的勇氣，咬緊牙齒，狠狠發誓，決不顧生死，拚命闖逃。在這緊要關頭，我若瞻前顧後，就要消失勇氣，功虧一簣；我個人策劃已定，心神皆暢。

自從鬼子們知道我快要到「北京上任」去了，當晚，賀者盈門，有的拿來一方白紙，請我寫幾個字，有的又拿出日本前任陸相杉山元贈給倭兵的扇子，要我題字。這類扇子，一面已有杉山元親筆所書石印「忠烈」二字。我看到眼裏，就要冒火，這是最後的一把扇子，鬼子逼着我立刻就寫，於是我又揮毫寫了兩句：「鐵袖一觸胡兒掃，從此東亞現和平。」下句不成問題，鬼子大多睜眼，含眼淚在幻想和平。上句「胡兒」兩字，鬼子看了都跳起來，大家說：「不行的，不行的。」我板面孔說：「怎麼不行呢？鐵袖一觸，在日本報上常常看到胡兒就是鬍子，中國是通用

的，你們不是常常說，要到關外去打鬍子嗎？」這樣強辯，鬼子也就轉怒爲喜，拿起就跑。我不禁暗暗捏了一把汗，鬼子們有的真正狡黠可恨，有的愚蠢的確也可憐。此日我吃過晚飯，脫光襪子，躺在地上凝神靜想，將江田留下的一頁畫片夾在腳丫，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來寬慰那一顆跳盪不定倏喜倏懼的心。

我在想到不辭而別非禮也，又偷偷從地上爬起，很誠懇的寫了一封信，留給倭會，上書：「桑木將軍閣下，上國衣冠雖未淪於夷狄，但『皇軍』籠臨津門，已逾二年，大事不談，人生所爭，無過衣食，日本不能無棉，晉、陝、魯、豫，萬山烽火，此中好棉，非唐克軍及陸上荒鷲所能戰而出之，此誠遺憾，天寶爲之。其次，說食，今日天津鷄蛋市價，每元可買十七只，何其貴也。『皇軍』陸軍菜市場中，青物日貴，菲菜沒有，重價求之，而此菜味惡，不得已求之，何其慘也。此種現象，出之於戰地，了無足異，出之於『新秩序』行已一年之天津，可深長思。再次說心，我身在天津，心在祖國，所以逃也，儘因啤酒羊羹擲之可惜，請待數年，我當親至東京放飯，藉表寸心。」下書滄浪惜別。此信寫好，我藏在身邊兩天，九月十五日逃入法租界後，十六日，走進蘇租界託人寄去。



## 三十二 割鬚棄帽

限期只有三天了，九月十四日這一天，一個難友突然對我說：「你要三十六了。」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幾個知己的難友，大家想到逃，就彼此打這啞謎。今天這個朋友，他也是到死不屈的硬漢，其人是×××師的副官主任，我們交情很好。我聽了他這一句「三十六」，心裏非常難過，同患難，共死生，歷時三個多月，臨走我不和他說幾句，這是不應該的，好在我們都是肝胆相照，也不能計較這些了。當天，還是到南開做工，馬路上陰溝已鑿做好，難友都到校舍裏面工作，這天逃的機會最多，我都在那最後一分鐘錯過了。到了十五日早晨，五點鐘我就蹣跚，七點鐘又跟着大隊難友，出發至南開大學。身邊我本一文皆無，合了有些難友藏好幾塊錢，想買點食物，我找用尻向所謂陸軍菜市場弄幾元錢牛肉，這錢就沒有還賬，還有一元七毛錢在我袋內，我想留下。十五日上午工畢回去，途中想逃，我恐隨時被鬼子發覺，危險較大，決定下午拔腳，四點鐘後，我滿身的血都沸了，眼睛內火星直冒，好在還能力持鎮靜。當天四點半鐘收工，天賜良機，鬼子要先帶兩個小隊前走，要我跟着最後的一個小隊回去，我就在那兩隊先走，一隊後走的

空隙中，以極穩健的行動，跟着前兩隊走出二十碼外，我再快步走回那最後的一隊，教他們慢慢的穿好衣服，我和鬼子衛兵說了幾句話，看看前隊漸遠，我又急匆匆關照後隊監視的鬼子，我要趕上前隊走了，我就在鬼子們首尾不能兼顧的當兒，快步走上入行道，一個轉彎，急向一條橫馬路穿出，我路徑不熟，瞎闖一陣，闖到海光寺前，滿身大汗，這時，我已將上身所穿的中山裝脫下；帽子也抓在手上。走過海光寺後，在日本租界盤旋了有二十分鐘，又闖回華界，慌慌張張，走進一個姓許的醫生家內，要兩件衣服化裝。這位醫生不知我是什麼人，大驚失色，立刻奔出門外找警察去，我真給他嚇死，又急忙從這醫生家內逃出，帽子和身上衣服，都丟到那醫生家內。這時我才如夢初醒，想起鬍子還沒有剃去，危險已極，連忙逃進一家理髮店，假稱我要剃鬚。照，教那理髮的在我嘴上先用剪刀兩軋，然後就拿剪髮的齒式洋剪，上下的胡亂一推，鏡也忘記未給，我說，我就住在隔壁巷內，人家等我拍照，一會再來。那理髮的給我弄得莫明其妙，向我發怔，我出了理髮店，還是失魂落魄的在亂闖。

## 三十二 死線突破

一會闖到河邊，一會又闖到日本警察署前，看看五點鐘已過，工廠內汽笛亂鳴，當天鬼子和狗子們搗鬼的「市民大會」場上，又爆發了颯起震天動地的大炸彈案，鬼子憲警，完全出動，摩托車隊滿街亂衝，滿眼盡是鬼子。也是我命不該絕，居然信步所之的闖進梨棧大街，看見劉位安南仁兄，不禁額手稱慶，嗚呼微倖，這才算突破了最後的一道死線。可是困難問題也都來了，我的褲子插袋內只剩兩毛錢，其餘都丟到那醫生家裏。天津這地方，我既無朋友，又鮮親戚，熟人也沒有一個，而且再巧沒得，天津英法租界就在這天貼出了巨大驚人的告示，聲明要取締不穩份子，要檢查旅館，曉諭界內居民，不可容留來歷不明之人住宿。我摸摸袋子歎氣，我看看那告示歎氣，打聽江蘇同鄉會地址，又蕩了我一頭冷水，因為會址遠在華界，而租界內旅館不但大小都不空，即使有房間，我也住不起。我向一家×××房借到四毛錢，全部財產，共達六毛，我像是何俄鬼，一晚就吃光五毛，可憐我又像個乞丐，自慚形穢，不敢亂跑。晚間中國大戲院開演，想找金少山談談，我已走到後台，等到曲終人散，走來了一班明臺翠羽烟視媚行的女人，她們打着京腔要看金老板，我忽然想起，我是形骸俱非，還是另打主意吧。垂頭喪氣，走出中國大戲院，一件襯衫在秋風蕭索的天津夜間，冷得就有些令人難受。我睡到天祥市場傍橫街內，靠着那牆煤

的地方取暖，到了半夜以後，乞丐竟來向我搏拳，因為還是他們的國地，我不應侵入，走到無主的僻巷，巡捕懷疑我是小偷，看見就趕。如此苦境，我恨不得一頭撞死，可是我懂憬到中華民族前途的光明，終於挺着腰身貼在牆上睡了，睜開兩眼，張開大口，期待那天津的黎明。」

### 三十三 慷慨捨己人

九月十六日，寫我躍出魔掌爭得自由之第一日，雖然餐風露立，苦熬一夜，憔悴不堪，猶能強自振作，籌思歸計。不過想到今天究將向何人求援，有誰可以助我巨額川資，萬一到處碰壁，肚子餓了，怎樣解決，不禁悚然而又淒然。窮肚皮是最容易鬧飢荒，我眼看着巷口一賣豆腐漿鍋中熱氣騰騰，加之隔夜風厲寒冷，飽受寒氣，幾番想走進那豆漿店裏，可是我摸摸那袋中僅有的三角錢票，只好束緊肚帶，咽下饑嚙。走回那小巷，這付窮像，給一個揀垃圾的朋友看到眼裏，他笑着向我招手，喊我老鄉，拖來一隻裝滿煤屑的蓆袋，讓我坐下細談，他問我：「老鄉，你從那兒來的，幹什麼活的，怎麼連穿的都沒有呢？」我搖說：「我剛從北平來此，我朋友沒錢着，沒有辦法了。」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走來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孩，提着一壺開水，大概是揀垃圾

的親屬，他愛那小孩，先倒一碗開水給我，那小孩很有禮貌的，端着碗喊我大爺。那拾荒朋友覺着君子之交淡如水，還嫌不夠，又掏出一紙二十枚的錢票給我，硬逼着我要我去喝一碗豆漿，暖熱暖熱。我真不忍拒絕他這一種雪中送炭的熱情，但當我走進那賣豆汁的小店，端起那一碗熱騰騰的豆漿，熱氣竟潤透了我的兩眼，那鹹澀澀的水珠兒，一滴，一滴，不由的從我眼角流下，攪進了那碗豆漿。我正在喝着，那拾荒人帶着他的小孩也走進了店裏。我們喝完豆漿，隨便閒談，談到拾荒生涯，他緊緊皺眉咬牙切齒帶罵帶說：「你別小看這拾荒頑意，我過去在東車站，幹這一行，一個月總可找進一百，八十。現在可不行了，揀的垃圾買賣，也被那三等四等的朝鮮光棍搶去幹了。還有那賣生菓的一行，也給那日本鬼子包辦了去，所以從廣東裝來的香蕉，會賣到兩毛錢一根。這人有四十多歲，他以為我是在塘沽一帶幹游擊的。這是我逃出虎口，碰着的第一個熱心人。他告訴我許多無名英雄，在天津所幹的驚心動魄的故事。這且按下不表，當另文詳述，以喚醒國人，並鼓勵志士抗戰建國的決心。」

## 三十四 今豫讓

豆漿雖不能充飢，周身都有了熱氣，鼓起勇氣，想找幾家江浙人開的商店，湊集川資。豈意走了五家，都是冷冰冰的回絕了，這也不能苛責他們，因為我沒有告訴他們真實情形。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我想走進×國××館。走到那裏，考慮到最後一分鐘，我又掉轉身子，趕忙退回，因為回憶到那死守上海四行倉庫的八百壯士現在的處境，恐怕遭遇他們的同一命運。這天在四顧茫茫的絕境中，很冒失的撞進兩家和典當差不多的大舖子，幸而撞着了救星。一家助我化裝從頭到腳，給我換新，並派了一位司關捕，保護我至勸業場，買了一頂呢帽，一套洋布衫褲，一件竹布長衫，外加全套鞋襪。我在勸業場裏穿戴齊整，踱着方步，走向另一家舖子，拜訪經理，雖然沒有見着，也給了我一點鄉誼，幫我解決了一星期的食宿，最後在無意中，碰着一位熱心的朋友，竭力資助了我三十三元，以二十二元買船票，多餘的給我在途中零用。當我離開天津的前一晚，這位熱心的朋友，帶着我會見了一位殺石心腸的當今豫讓，這位當今的豫讓，他生長在綏遠，在內蒙古外蒙古，走進走出了二十多年，爲了抗日，將個人幾十萬財產，化得乾乾淨淨。去年，他的父母和他在綏遠的朋友，全給日本鬼子殺死，朋友的頭顱被鬼子砍掉以後，還丟在糞池內浸了一晝夜。這正如智伯被趙無助殺死，還砍下頭顱做成銅器，同一慘酷。當初智伯的家臣豫讓，志

切報仇，不惜削髮去眉，漆身吞炭，不與趙無卮共戴一天。我會着的這一位當今豫讓，對於這類的史實，是讀得極熟，所以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而效法豫讓的行動。這個當今的豫讓，原來是一個一百七十餘磅體重的大胖子，現在爲了便於報仇，瘦剩了百二十餘磅。他不是工人，要練習做工，兩臂兩手，給火器烙傷，臂膀上佈滿了太極圖。我碰着的奇人也不少，可是像這樣的漢子，我是第一次奇遇。這一晚我們很愉快的談了半夜，兩人談對了勁，大家都戀戀不捨，天呵！民族仇恨是最令人不能忘懷的，我們要報仇雪恨，要四萬萬五千萬人，都變成這樣的今之豫讓。

我會見這位今豫讓的一晚，華北倭寇正在宣傳捕護槍擊漢奸王克敏的刺客黃虎臣，一張偽組織下的「新民報」，滿載着捕黃的新聞，誇耀日本憲警，怎樣機警，如何迅速，一面攻擊英法租界當局，僞造黃案供詞，說黃爲舊東北軍中將參議，有羽翼千餘，潛伏某某租界，在××庇護下，專以暴行，威脅邦人，一套鬼話，戰慄之情，充溢滿紙。而據這位朋友告訴，爲了王案，過去半年之中，麻子在北平的憲兵司令，曾經更換三次，這次大概急得沒法，又在羅織無辜，藉以威懾嚇下我們的苦難同胞，真正的刺王義士，決不會落到它們手裏，九月二十二日，我在上船以前，匆匆去向這位朋友告別，他緊握我的兩手，說了一聲「再見」，從此他那寬長的影子，深深

的攝進了我的心田。

## 三十五 長嘯出津門

我自從九月十五日曬出了倭寇的魔掌，經過兩天的奔走，得到兩位俠義的朋友的援助，至十八日上午，諸事大吉，往上海的船票也買到手，最有趣的一件事，要算打防疫針了。因爲至馬大夫醫院打針，要索一元，無意中走進一家小醫院，我進門沒有看清醫生面容，一針打過以後，抬頭一看，不由失笑，原來是個鬼子；暗暗想來，這是多麼冒失。在上船以前，本想買條棉被，恐怕途中發生意外，也沒有買。我乘的是一隻英國商輪，船名恆生，停泊英租界怡和碼頭，這是在我出險後，由天津開出的第四隻商輪，我眼看「雲南」「盛京」「公生」順次的開出了天津，走上那第四隻一個很吉利的「恆生」，下意識的想「永生」了，朋友們也以爲這樣比較穩當，但是經過塘沽青島，怎樣才可以避脫倭警偵查，誰也不能保險。二十二日的上午九點，我像小孩過新年似的，歡天喜地，走上了這條船，精精光光一個人上船。出遠門的人，行李箱籠，一樣沒有，僅僅抓着一捲報紙，這個樣子，只配在上海乘電車的，無怪乘船的人儘朝我看，其實我是心虛，



我在疑心人家看我，不斷東看西看。人家當然也朝我看。我恐怕被人識破，在管貨棧的執事房中，買了一張鋪位，船上職員，多半是廣東朋友，上船不久，我正躺在那像棺材蓋樣的狹床上，津海關抄班的來了，每人執着一根電筒，東照西照，敲敲打打，查私貨，查手槍，查煙土，我看內中有幾隻獵狗，磨頭鼠目，不是好東西，我抓來一本「小寡婦日記」，小心看書，遮住我的嘴臉，暗暗戒備，不到十分鐘，查私貨的查到我的頭上來了。

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河北人，他先查問我箱子在那裏，我說沒有，嗣而又問我有無鋪蓋，我再答沒有，最後問我隨身帶了幾件衣服，我三呼沒有。「噢」！他起了疑心，動手在我滿身搜查，甚至還要脫下鞋子，給他看個仔細，沒有查到什麼。那狗很現出失望的樣子，坐下來盤問我的來歷，我又急又恨，眼淚也急出來了。我氣憤憤的向他說：「這是什麼年頭，我在天津做生意，每月只有十四塊錢，而我上海家中，每月最少要化三十塊錢，不得已賣去所有的用物，作為回滬的路費，只爲窮得沒有法子，假使你和我同一環境，你該怎樣辦呢？」貨艙中的鴉位廣東茶房，看我急出眼淚，大家都不服氣，有兩個自言自語的說：「客人沒有行李，這是常有的。」那狗見我說得理直氣壯，狗頭搖了幾搖，就此搭訕走開。狗頭走出艙門不遠，滿艙的人都指着他的背影

，衆口一聲，送給他一個「丟那媽」。十一點鐘敲過，鳴笛開船，我深深的噓了一口氣，再睡倒那狹床上面，直挺挺的躺下，閉緊兩眼回憶，想起過去這四個月的俘虜生活，好像做了一個惡夢。歐戰時，各國戰鬥員在戰地被俘，後來冒險逃出的，也曾演出很多希奇古怪的故事，可是像我這樣奇特而又滑稽的，過去並沒有聽說。正在覺得臭得意，忽然想起馬上要到塘沽青島，難關重重，當真我該死在海裏麼？才出虎穴，又到龍潭，越想越怕，又怕又恨，想了一會，惡狠狠指着自己的鼻頭，暗暗的說：「記住，記住，活的不給鬼子了。」，重重下定一個蹈海的決心，胆子又壯起來了，這時隔艙有人唱歌，我就在那歌聲，水聲，汽笛嗚嗚聲，多少丟那媽的聲音交響中，跌頭跌腦，長嘯一聲，告別了那可愛的天津。誰也覺得，當你走出那跌進厄運的淪陷區時，那裏的一粒灰塵，都是可愛的。

## 三十六 夜泊塘沽

下午三點不足，船泊塘沽，這時我像一個熱鍋上的螞蟻，急得亂爬，聽到皮鞋響音，馬上就從鋪上爬下，準備跳海。等到晚飯吃過，六點以後，不見有人上船，我以爲這裏不是塘沽，後來

露島隔船，做揚州先生說話：「這塊就是塘沽，東洋人常常上來的，今天沒有來，阿彌陀佛。我們這兒不壞呢！」我才知道到了塘沽，才覺得肚子餓了，因此就連吃了三碗冷飯，聽說鬼子沒有上船，巴不得立刻啓旋開船。但因向例船離塘沽，必需上煤，要到明天黎明方能開船，我小心翼翼走上船面，在夜色籠罩下，碼頭上靜悄悄的，不見一鬼，只有遠處燈火點點，我也辨不清是船是岸，一個天津商人低低的告訴我：「這裏往常是很討厭的，聽說前幾天鬼子在此登陸，在附近游擊隊打死了三四百個，游擊隊犧牲了有二十多人，和兩挺機關槍，此事『庸報』上沒有登出，想天津人知道的很多，今晚大概又嚇住不敢出來了。」這話確有來歷，我沒有逃出馬廐的時候，在南開大學附近，曾經聽人說過，大約是在九月十日發生的，那時華北倭寇，公然宣傳，有夫楊榮華援京路從塘沽登陸，這是一件從來少見的事，因為鬼子增援，向守秘密，那次公開事先傳得用意在向我華北同胞恫嚇，藉此對我游擊隊大大示威。那知在第一天登陸不久，就被我們忠勇的游擊健兒，先來了個下馬威，鬼子那天大挫銳氣，後來登陸倭兵，都是偷偷摸摸上岸的，鬼子色厲內荏，像這一類的事，誓不勝數。

### 三十七 煙台親善風景線

這是我區得最舒適的一夜，次日早起，睡在我鋪旁的小廣東告我，他說，夜間見我睡熟後不時微笑。此船以裝貨爲主，乘客並不擁擠，我細細觀察同船乘客，並沒有發現奇怪人物，只有兩個白俄，有些鬼鬼祟祟。華北事變以前，天津的鬼子特務機關，白俄是負有一部重要任務，對於爲鬼作伥的白俄，我在上海時，就很注意這一類消息，我看到這兩個可怪的白俄，我偏要不時走上去和他們兜搭，在船到烟台的一天，一個自稱勃洛可夫的老傢伙，已經被我纏熟。我會老實不客氣喝去他兩瓶啤酒，船抵烟台，下船客人只有兩個，而上船到上海去的乘客，却上來有二十多人，我想問問在烟台的鬼子們情形，想到人心隔肚皮，只得謹慎的聽取山東籍乘客們，相互間的談話，綜合幾個由煙台上來的乘客所說，知道山東蓬萊還在我們手裏，但因鬼子飛機，曾去轟炸多次，縣城房屋燬了一半，烟台附近十五華里，在游擊隊的火網下，八九兩日內，鬼子死傷有六七百人，烟台偽組織負責人盡是鬼子，「宣撫班」張掛的「中日滿敦睦」巨幅標語，說明鬼子沒有辦法，祇有終日變換花樣，藉以騙人。但是山東人中，除去老賊馬良以外，個個都已醒覺，認

寫惟有伸出巨靈鐵手，一致和鬼子拚命，才能挽救中華民國的劫運。據一位煙台商人告我，去年七月中旬，有十幾個日本議員跑來煙台觀光，要拍攝幾頁「親善」風景，帶回日本宣傳，但因山東人只懂鬥爭，不懂「親善」，我不着好的題材，那就鬼議員，很爲掃興，後來鬼子却有鬼主意，不知從那裏找來的幾十個乞丐，組織一個歡迎親善使節大會，由鬼子們拿出些花花綠綠搶來的衣服，一個一個給那些乞丐穿上，並製就幾面什麼「中日親善中日敦睦」旗子，給乞丐們抓在手裏，馬馬虎虎拍了幾張親善風景照，鬼子們心勞日拙，到處都可給我們看得出。

### 三十八 淒風苦雨過青島

海行三日，在驚濤駭浪中，平平安安過了塘沽，過了煙台。九月二十五日早晨，在青島準備下船時，乘客，聽說中午可抵青島，喜懼交并，喜的是故里在望，馬上即可與家人會見。怕的是那青島上驗檢查的鬼子，任意留難，稍一不慎就有生命危險。至於全船經過青島的乘客，大家皆愁容滿面，茶飯不思，站在艙面，望着青島出神，身畔帶有巨額法幣的客人聽說青島鬼子上船檢查行李時，看見法幣，不管三七二十一，搶了就走，更爲驚慌。我看着全船的人，慌做一團，心中

有說不出困難。國家還沒有亡，可是一交跌進敵人的手裏，立刻就嘗到如此的亡國滋味，好不傷心，我已無暇爲自己顧慮。上午十一點三十分，船泊青島，候了有二十分鐘光景，看見遠遠有一隻小輪，插着一面貼有紅膏藥的旗子，駛近大船。這時全船的人，都從艙中走出，在凄風苦雨中，齊集船頭，等候青島海關的鬼醫驗瘦，在青島上岸的，檢瘦手續，更其苛嚴。其實，它並不驗瘦，鬼醫的主要工作，只是在你臉上打量，鑒貌辨色，窺察乘客是何人物。過青島和下青島的人，分集兩處，四人一行，排列船頭，我據那有身軀比我高的一行插進，站到那一行中的第三個位置，一會，鬼醫，鬼憲，魚貫走來，由醫四人，輪迴巡視一匝，又轉身站上餐樓的扶梯，再高居臨下，仔細觀察，看到認爲可疑份子，立時一點鬼憲，喚出盤詰。這時在餐樓大餐房中的玻璃窗上，突然發現兩個鬼臉，遮遮掩掩的在暗中偵察，我看到那兩付鬼臉恐怕還有獵狗在那邊潛伏，不再向那面看去。半小時後，鬼醫鬼憲工作完畢，那窗中的兩付鬼臉，一霎眼間，又悄然出現到大餐房外，這是兩個便衣偵探，穿着很謬劣的白髮，各帶有色眼鏡一付，那樣子很像日本紳士。我看着那兩隻獵狗，越走越近，一個已除下眼鏡，一雙鋒利的狗眼，一行一行的掃射過來，看到我站的一行，我瞧着他要向我掃射，我是滿不在乎的，和在我左側一行站着的，那個自稱

勃洛可夫的白俄，大開頑笑，那白俄踢我一脚，我也還他一脚，那獵狗只看了我一眼。檢查的結果，就北上岸的；我不知道他的命運如何。同我一樣經過青島的，我眼看見有人被鬼寇抓走。乘客被鬼寇拿去的法幣，共計不下兩千多塊，鬼子滿載而去，船上乘客立刻又換了一付面容，有兩位同四川的女客，被鬼子搶去兩百五十元不算，還順手帶去一隻手錶，一件綉綉女衫，伏在舖上嚶嚶啜泣。另外，在我隔房一位江蘇同鄉，只帶着一百七十元錢要往廣東，尋他婦人，如果不在廣東，還要再往四川訪尋，萬里尋妻，而所帶的旅費，是千辛萬苦借來的，今俱被鬼子拿去一半，但他預期的迢迢長途，絕不能只走一半，就此罷休，所以他哭得更慘。大概仇猶情深，他是帶哭帶噎，喊出他的那女人的名字儘哭，我本想走過去勸勸他，那知這個哭病也會傳染的，我看看全船的人，至少有一半都在拭淚，我怎樣哩，我是「曾向天涯懷此恨，見君嗚咽更淒涼」，後來，我也嗚咽了。

### 三十九 重見上海

二十五日下午三點，船離青島。我在風雨交作中，走上艙面，我想起一個接滬譯館召會經向

我說過日本人在青島俘擄德國人的故事。他記得那時日本人共計捉去兩百多個德國人（此數不正確），都帶到日本去，五年以後才放回的。德國人不能忘情青島，日本人不能忘情青島，中國人是永遠不能忘記青島，我伏在船舷上，癡癡的指着青島，向它致告別詞：「青島，青島，你是我們的青島。」九月二十六日這天，因為次日早晨即可到達上海，加之在船員口中，所傳來得自無線電中的消息：聽說，我們前方打得很好，全船的中國乘客臉上都有笑容，船過了青島以後，我是顯然比別人更加快樂，我再不整天伏在那棺材蓋似的灰床上了。一會走上船頭憑窗遠眺，一會走向客艙中，聽取新聞。覺得無聊的時候，就走進貨艙，拿起那一本在香港出版的「小寡婦日記」和幾位廣東籍的船員談笑。這是一本荒唐不堪的混帳日記，我以說笑的口氣，婉勸那幾位血氣方剛青年有為的朋友，勸他們不要再看這一類書；他們却振振有詞，不以爲然，理由是他們在船上的生活，寂寞得簡直像個和尚。況且在來青島天津這些碼頭，根本不能看開卷有益的書，看這一類的書，日本鬼子是最愛成的，所以船到天津，像這一類的書籍，就不必藏起，船到上海，就要很謹慎的把它收藏到貨艙底下去了。二十七日清晨七點，上海在望，一個小廣東誠惶誠恐的找「小寡婦」。我暗暗好笑，他們做夢不會想到，我將他們的「小寡婦」，早已偷偷的送給了小羅王。



。輪船駛進吳淞，經過蘆蕩，看到永安紗廠成了一片廢墟；船過楊樹浦，看到那些日本工廠，正在大興土木，兩兩對照。每個在船上的中國人看了，沒有一個不咬牙切齒，怒形於色。八點三十分鐘，船泊金利源碼頭，全船乘客很便利的離船登岸，不過在登岸以後，要到南市和開北的人，因為沒有拍照沒有通行證，無論如何走不進去；却後的上海，當百餘萬的難民離開上海不久，接着又從京滬京杭兩路沿線逃來了百餘萬難民，因此租界中旅館大小都住得滿滿的，食物的價格，比戰前增加一半至一倍，我看來看去，只有穿的一項，比較還容易解決。許多人以為上海還是歌舞昇平，以為上海人已經忘記痛苦，在那裏盡情歡樂，恣意享受。但真實狀況，并不盡然，那裏新逃去一百餘萬難民，大多曾飽嘗日本鬼子的毒手，抗戰情緒，似乎比較安居後方的人，激昂多多，即以輸財救國一事而論，從報紙也可看出他們的熱心，在租界中出版的華文大美早報，文匯報，導報，循環報各報，每家每日至少要銷三萬至四萬份報紙，新聞報在沒有移交太平洋公司以前，已經硬得使人漸漸滿意，從十月一日起的新聞報，它給與上海市民的精神食糧，更加充實，更其有力。漢奸看了不住發抖，鬼子看了當然面無人色。

## 四十一 一路福星到貴陽

我於九月二十七日到達上海，那時歸心似箭，恨不得立刻飛往漢口，但是因在天津籌措的路費，完全用光，打聽由上海自香港的船票價目最少爲法幣十六元，另外還須準備三十元，放在身邊，到了香港方許登岸。所以我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借路費。爲了急欲南回，儘量預備了一盤到香港的用費。本來二十九日那天，有船駛港，無巧不巧，偏偏碰着捷克問題爆發，關係國家大家劍拔弩張，好像就要打了，好容易等到十月二日，歐洲局勢和緩，幾隻外國商輪，才能確完船期，按班開出。我買的是一隻澤牛輪船的船票，十月三日由上海開船，七日中午抵達香港，按港照例，須要停泊二十四小時後，方許乘客上岸。這雖是一種虐政，可是誰也無法反抗，只好耐着性子等的。到了八日中午，報道醫生上船看病，一位醫生走馬看花，兜了一轉，點着頭走下汽艇，說道回衙，乘客見醫生如此體恤。在香港登岸的第一天，並沒有下雨，我偏要穿上一雙膠皮鞋。我在天津買的一雙布底鞋子，給汕頭碼頭上的小偷兒悄悄拿去，一頂帽也送給汕頭的小偷，而且我還是親眼看他們拿走的。汕頭的「壽」和香港的「壽」，名馳海內外，我久想實地

測驗一下，這次算給了我一個很好機會，在香港逗留兩天，雙十節晚上廣九火車直奔廣州。到了廣州，便患瘧疾，我在大發寒熱的一天，敵人從大鵬灣登陸了。記得在十月十四那天，我還寫了兩篇「南海怒吼」「躍起大廣東」寄在漢口，稿子尚在中途，胡騎竟踏進了廣州。十月二十三日，我從廣州退到廣州灣，看見「南路日報」刊出廣州失陷消息，我重重打了自己五記手心，敬告痛定思痛，下次才不濫寫「怒吼」。我從廣州灣重返香港，本想走回江浙的淪陷區內；相機發動筆桿工作，但一思及在津青滬香的苦狀，鬼子在淪陷區內的殘暴行爲，決不會對我輕易放過，何況我是封神榜上的名客，更容易使鬼子處處注意，在鬼子的後方，要想發動筆桿工作，既多困難，爲避免此身不再重入虎口，決定到港徐圖良策，我於重返香港之後，聽到本報遷筑復刊，得到金城夫先生援助，遂於十一月一日取道廣州灣，由粵來黔，十一月十一日安抵貴陽，我是一路請星到了慈母的懷抱，我寧願暫斷骨折的在後方活着，不願再見鬼子的殘忍和慘笑！



別  
記

# 在坂垣俘虜營裏

## 一 「良善」的代價

我在時村被俘的當夜，給與我最大幫助的，是一個炊事兵。他對我特別表示好感，後來細細辨認，才想起在黑夜中摸去我袋子裏法幣的，就是這個小鬍子。當夜有許多鬼子跑來問我：「你丟了什麼沒有？有人拿了你的錢麼？」我只搖搖頭不答。小鬍子看在我眼裏，常常走來對我表示一點「善」意，大概他心裏有些過意不去，所以第二天他報告鬼子隊長時，加上了一句「此人良善」的評語，而「良善」二字的代價，記清是鋼筆一支，法幣四十大元。

淪陷後的時村，遍地都是死人，死馬，死豬，死騾。一個山東籍的通譯偷偷的告訴我，他說已經請求數次，鬼子不許掩埋。那時氣候漸暖，到處臭氣四播，中人欲嘔。臨時俘虜留所設在一個小廟內，廟後小屋兩間，住有五十多歲老尼一人。在鬼子進佔時村的當夜，赤裸裸的死在屋

裏，死後三天，蛆虫從小屋內爬到天井地上。看守俘虜的鬼子看着蛆虫要爬進他們的屋內，才喊來幾人將那可憐的老尼抬出門外，草草埋掉。但是不到兩天，那已經入土的老尼一條大腿，突然又被惡犬從土內拖出，重復衝進了她在前所住的屋子。這事鬧傳去，傳到林田耳內，才下令掘除死體，不分人畜一概深埋。而死屍雖埋，虎瘦已勃然而興，我們這些俘虜在時村雖沒有病死幾個，可是鬼子染疫而死的，每天總有十幾名。我們不能當面咒詛鬼子早早死掉，於今看着他們一個一個大瀉特瀉壽終正寢，我們暗暗念佛。

## 二 皇軍慰安所

好淫賊搶是鬼子的拿手好戲，我在時村的時候，親眼看到鬼子大發獸性。那天四個鬼子正帶着我離開廟外，走到街南，看見三個兇惡的鬼兵挾着一個約摸十八九歲的女子，迎面走來，那女子披頭散髮，嚇得面無人色，邊走邊號。距離三丈遠的後面，一個老人跌跌踉踉，追着喊着：「我只有這個小女，我只有這個小女，他沒有媽了，好苦啊！好苦啊！」那樣子我只有在京劇中見過，現在親眼見到這種事實，周身血都凍了。我立定回頭儘看，恨得將指甲掐進了掌心。那時我

真枉爲了一個大中華的男兒，親眼看着自己的姊妹給敵人蹂躪。當晚林田倭隊長下令整頓軍紀，第一條爲無事不許進入士民家屋，然而鬼子們爲了找尋花姑娘，他們向來就認爲這是正經大事，對於這種蹂躪中國人的官僚文章，相應不理，照舊好淫，照舊擄掠，這是皇軍的第五師團，「最文明的皇軍」。

據鬼子的邊譯談：他們的隨營軍妓供不應求，加之藥品缺乏，鬼兵害了花柳病，沒有辦法，只好放任他們蹂躪中國良家婦女。但在淪陷區的每個城市，或者大鎮，都有慰安所的設置，鮮艷軍妓的價格，快快的兩元，慢慢的五元。而由日本國內出來隨營的價值則較貴，慰安所的價值最廉，大概爲一元二元兩種。據說各地慰安所內，常有漢好們的妻女親戚發現，那是漢奸互相傾軋，你拉出我的老婆，我就推荐你的姊妹親戚，以爲報復。鬧到鬼子面前，鬼子判斷也非常公允，於是就叫一概留下，這樣就叫做「以身作則」，弄得那班狗東西，哭笑不得，這真是當漢奸的眼前報。

### 三 勤勞奉仕



在徐州的敵軍俘虜抑留所內，最初共有七百二十餘人，地點在九里山腳中國兵營。那裏原先是胡宗南將軍練兵的兵營，地方很大，有二三百間平房，鬼子們用很粗的鐵絲將房子的四面密縫圍緊，活像一個鳥籠。

俘虜抑留所這個名字以外，還有一個名稱，叫做交戰抑審收留所。名稱換了幾次，他的組織是：一個所長，一個副官，二個書記，看守的衛兵時常更調，最多一次有兩百人，最少爲七八十人。最初組織這個抑留所的人，是坂垣派來的，直屬坂垣指揮，後來移交北支派遣軍管理。六月中旬，坂垣回國以前，曾到所內參觀一次，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可是他很怕死，他不敢見大隊俘虜，汽車匆匆開進，倏而又匆匆開出。這天大家罵得最兇，這樣罵：「狗國的鬼子，你這絕子絕孫絕女絕的鬼子，你害得老子們好苦，老子們到死也不忘記你這老狗X的。」罵得鬼子們莫明其妙，走來哇哇哇哇哇哇，亂嚷一陣。從六月十一日起，鬼子壓迫大家做工，這時鬼子在九里山下修築新飛機廠一所，拉來數百民工，同時在抑留所內也挑去三百多人，每天壓迫着去敲石塊，民衆與俘虜混在一起，老百姓每天帶些鹹菜辣子給俘虜，同時俘虜就偷偷的將城裏鬼子的實力告訴老百姓，叫他們送信給游擊隊。鬼子限制俘虜不許與老百姓講話，但是千多人混在一起，他也沒

有法子。

鬼子們常常走來俘虜營裏宣傳，他們這樣搗鬼：「我們日本人聖戰，爲了東亞和平，大大辛苦，現在日本國裏，個個多在勤勞，大學生要勤勞奉仕，銀行家要勤勞奉仕，你們也要勤勞奉仕，從此你的好好做工，心要好好，不要勾通游擊隊呀。」他勸俘虜們作苦工，不給工資，就拿勤勞奉仕這一套鬼話來騙人，而又生怕內外勾通，將鬼子們的情形洩露給游擊隊。其實已經洩漏多時，鬼子們心勞日拙，我們聽了好生可笑。

在七月底時候，我也出去拾了兩次石頭，目的是想逃。那天有一個賣菜的農民，挑了一担菜蔬走過彈留所前，被鬼子們喊住搶得淨光。那農民樣子很苦，眼淚和鼻涕交流，一壁走着，一壁低低罵着：「媽的，看你兇到什麼時候，中央軍馬上來了，殺盡你們的鬼頭。」

#### 四 聰明的日本憲兵

日本憲兵在「九一八」以前，確是有一點道理，可是自從「九一八」以後，日本大隊憲兵源源開來我們的東、和華北，幫助他們的軍閥壓迫中國良民，助長日舞殺人舞毒，販毒走私，搗

所不爲：欺誑我優良民，殘害我們的同胞，久而久之，將整個日本憲兵的風紀完全敗壞。有許許多多外國朋友說，日本憲兵的墮落，這正說明日本軍人沒有了靈魂。

大戰以前，日本憲兵在中國各地飛揚跋扈的狂態，我也看見不少。這班狗東西自作聰明，自命不凡，到處殘害我們的同胞，僅僅自作聰明四個字，不知害死了我們多少中國人。

這次我被俘以後，第一次鬼子押送我往雙溝，車子先到徐州，原由第五師團辦事處將我暫交憲兵看管。那時鬼子駐徐州的憲兵駐紮一家照像館內，地點在我們的司令長官部附近。我在大雨如注下，跟着三個鬼兵，走到那裏，鬼兵前往說明原委，即刻走出兩個鬼憲官佐，歪帶軍帽，酒臭觸鼻，走近我的身傍，向我打量，一會摸摸我的袋子，一會摸摸我的上衣邊沿，那樣子很像裝我幾個用用。無奈我的財產，早經抄得一乾二淨，那裏還有他的份兒。那兩個傢伙失望之餘，竟掉頭不顧，走進屋裏，不理我們。就連押送我的三個鬼兵，也非常氣憤，但因他們界限分得很清，只好忍氣吞聲將我押回，重行送進銅山縣的監牢。

日本憲兵吃的較好，穿的較好，他們揀了幾個較好的管妓留在屋裏吃酒取樂。我們走出那照像館的門外，酒醒隨的聽到那幾個管妓在唱日本情歌，一個押送我的鬼兵，走得最累，他走出那

裏就罵，一直罵到窮山監牢。

第二次會見日本憲兵，我已作進俘虜營裏。一天早晨突然來了一個日本憲兵班長，提我出外問話。他要填表，年歲，籍貫，職業，本有底冊可查，本來不須多問，他也要盤問一番。這也罷了，而爲了要填一個軍屬，我以社屬報之。

我是武漢日報社派出的，當然祇有社屬，但他偏要我填軍屬，他要根本推翻我的供詞。他硬說我是戰地記者，依照日本戰地記者規矩，他們從那一個師團工作，即填報那一個師團的番號。他以為爲中國也是這樣，我偏不承認與軍隊有關，他偏要我說，相持不下，結果他用刑了。

我極強一次，他打我一棍，頭頂給他打開，手背被他打腫，我終於昂首挺立，偏不承認。後來我被他打急，血流披面，我跳起來拿手指住胸口，教他把我的槍斃，這樣一挺，他才罷手。

這是我第一次遭過鬼子憲兵的毒手，這是那時在徐州最兇最狡詐的一個鬼憲。日本憲兵將我毒打，有幾個日本兵看了也憤憤不平，當鬼憲對我用刑時，數百難友站在鐵絲網裏，千餘雙眼光像箭簇似的，歐住那鬼子憲兵一瞬不停。

有幾位與我感情最好的，偷偷的在拂拭眼淚。這天晚上吃夜飯時，難友走過我的面前，個個

向我行禮，我感到得不能說話。夜間心口疼痛，咯血數口，天將明時方才睡着，夢中見我母親向我垂淚，並走近撫摩我的創口，我放聲大哭。同住一屋之XX少校爲我驚醒，亦揮淚不止，次日我卽病倒。

## 五 鶴大尉

鬼子見我病了，報告所長，這是第一任的俘虜留所所長，和坂垣有沾關係。這人陰險狠毒，俘虜已經被他殺掉不少，他聽說我被憲兵打傷，貓哭老鼠，走來摸摸我的額頭，看看我的傷口，裝得非常親切關心。可是他一脚才走出門外，就連連咒我早死，連連說了兩聲：「快快死了，快快死了。」

一會走來一個醫生，高高個子，瘦瘦身材，那樣的長人，中國也很少，不像日本人養的。據他自稱他是自由走來管我看病的，因爲這時日本軍隊中醫藥兩缺，談不到再爲俘虜看病，他因我是一個新聞記者，怕我受不了這般的苦，不願上級的譴責，跑來爲我診病敷藥；而且還加二優待爲我打了一件葡萄糖。敷藥打針以後，我們相對閒談，我睡在舖上，他搬來一張小椅子，坐在

我的面前，他坐下來遠比日本人高過一個頭，這是日本前唯一長人。他是大尉軍醫，長得像隻仙鶴，認識很多中國留學日本的醫生，他認為中國人很好，很懂義氣，就是有些不願信用。我說：「你們日本人信用很好，就是慣會說謊。」他聽了嘆嗤一笑。

他自稱理解中國，健談，善笑，他從西安事變談起說到蘆溝事變，滔滔不絕。過後還提出幾個問題，徵我表示意見，我約略記得他這樣問我：一、先日西安事件中國智識階級當時認識何？二、蘆溝橋事變中國智識階級當時認識何？三、今日中國智識階級對日理解否？我只聽不答，咬啞，咬啞，呼痛不置。他好生發急，掏出紙筆，連寫幾個「我非密偵」，「君勿心配」。要求我給他一個明白的答復，我始終給他個不理，從此他看見我的影子，就頻頻搖頭。

鶴大尉離了徐州，新來了一位醫生，是東京一家醬坊的老板，他以看護兵的資格，代替醫生工作。你隨便生什麼毛病，他都教你吃點阿司匹靈。他也會打針，十次之中，至少有五次會將針頭打斷。打得鬼子們哇呀，哇呀，叫個不住。這是驚人的手術，最妙的是他也懂得偵探學，不時走來我的屋裏，徘徊，注視，看蹊蹺。

## 六 別侮辱畜牲

日本入早就失去人性，而且失去獸性，不如畜牲。罵他一聲畜牲，那就是對於畜牲們的一種極大侮辱。我現在介紹一個不如畜牲的小畜死，名字叫做阿部三五郎，這是一個日本工兵。在我屋裏有一位××少校，他是在時村附近被俘的，他身邊藏了一點錢，未被抄光，後來給鬼子們知道了，你也想來騙錢元，他也想來騙錢元。他們知道坐牢的人閒得無聊，最歡喜吃香烟，就買了許多幾分錢一包前香烟，拿來騙錢。最少要賣三毛一包，而阿部三五郎良心最壞，他專門把賣香烟，每包定案二元，洋火每小盒硬索五角。俘虜不許藏洋火，你假使他買了洋火，他晚上悄悄報告所長，一經鬼子出來查抄，查出以後，一律充公不算，還要大打屁股，罰你挑糞。

這種欺騙，硬索，外加處罰，不上幾天，就將全所難友的藏款完全騙光，就中以阿部三五郎這畜死最壞，他騙錢搶錢還要打人。

日本的畜死真多，他們什麼都要。難友們的皮褲帶都被他們用很巧妙的方法騙去，我的一根繫腰的皮帶，也被他們騙去。我大罵大吵一頓，那畜死才另外找來一根步槍上面的皮帶，拿來交

換。我不答應，那畜死又拿給我四包香煙，涎着臉向我求懇，這才罷休。這就叫行大欺客，客大欺行，這根皮帶我現在還將它保存在貴陽，這是我的一件勝利品。他們知道我不好惹，相約不來欺我，然而我要欺他了，我常常罵他們，小烏龜，東洋甲魚，小王八，東洋狗子養的，他們以為我在唱歌，他們就搖頭擺尾唱起來，我顯而大樂。

## 七 看俘虜的藝術

自從進了徐州的俘虜營，每天都有大批鬼子來此參觀。軍官、兵士、政客、浪人、什麼東西都有，他們像看戲似的跑來看人。他們看法各有不同，軍官會替他們的臭架子，有的模仿西洋人的派頭，仰首、閉目、兩肩高聳，吹吹牛皮，然後口銜香煙，假意歎口氣搭訕走開。有的自作聰明，掏出香煙，分送離友，然後問長問短，糊騙出幾句話來，拿去炫耀。鬼兵的看法最小氣，他們先問，你的月給多少，你的媳婦幾個，或者老婆幾個，照片有嗎，給我看看好嗎。政客浪人最混賬，頂調皮，離友們有些不知此中利害的，常常就要上他們的當，後來我想出幾個法子，才將這班東西搖諸門外，而鬼官鬼兵實在沒有法子可以拒絕，不過你假使一百個給他不理，或者裝病



他們最怕傳染痢症，你就假意留他坐坐，他也來不及的躲逃了出去，現在想起也還好笑。

每次鬼官鬼兵走來看我，我特別注意他們的領章，肩章，來辨別他們的兵種多寡，也有很礙警的衛兵當場問我：你知道他們是什麼兵？比方，原來紅領章爲步兵，藍的騎兵，黃的工兵，我就故意說錯，裝作不知，有時他們問到與他們本身不利的事情，那時如有衛兵或是值日班長在傍，我就裝作作癡，故意纏夾，暗暗警戒；總之，有備無患，然而我的頭髮，眉毛，因此也就白得可變，白得太可愛了。

敵軍中有很多的反戰份子，跟着鐵軍的獸蹄在向前飛躍，他們曾經在徐州幫助我，安慰我，而且在敵人的空軍中也有反戰份子，他們送給我一條手絹，上面寫了一行字：「安心，吾等即起矣。」他來看我兩次，第三次被衛兵干涉，他大罵衛兵，幾乎弄出事來。

## 八 空虛與矛盾

拿空虛與矛盾五字，來形容日本人，真是的評。我自被俘以後，見到許多日本將校，大多狂妄自大，野蠻粗暴，簡直找不出他們一點優點；但是他們却個個都會吹牛，而且都是預言家，記

得在坂垣師團部內，有一個古川鬼參謀，他判斷戰局，認為一到七月末坎，準可攻進我們的武漢，可是，到了八月末坎，九月末坎，武漢依然還在我們手上。

在徐州俘虜營裏，我所見到的鬼子，他們也是這樣瞎吹。曾經到過四川一次的一個鬼大佐，他自吹是一個中國通，他說一旦武漢淪陷，支那人民與地遁入，一般官吏商民，不但對於一切物價困難不能忍受，而因食糧供應不繼，不須一月，即將餓死。其人且著文交日本報紙鼓吹，且歷舉數字，說得活龍活現，那知武漢棄守以後，中國人民遷入內地，什麼也沒有感覺困難，到處可以吃米，吃肉，在重慶而且可以照常吃西菜，穿綢，着緞，在貴陽也過得很舒服的生活，即在貴州各縣，雖至物質向來很苦的地方，依然保持戰前常態，初未發現任何困難事實，足以動搖我們抗戰必勝信念，最令鬼子詭異不置者，即抗戰至今，中國未嘗因失地而餓死一人。

日本鬼子到死也是矛盾的，敵我內部之矛盾，到處可見，有些軍人主張優待俘虜，但是，同時也必有人起而主張虐待俘虜，甚至主張抓到殺，以免後患。有些軍人主張不要濫殺中國良民，甚至公然宣稱漢民族是最容易統治的，想使用懷柔手腕，麻醉中國民衆，然而同時也有人起而反對，認為對付支那人，手段越殘越好，他們認為中國人口太多，殺掉一些，沒有關係。凡此種

種，不勝枚舉，在敵軍中每一部門，至少必隱伏兩種絕對不能相容之主張，終日鬥爭，即以我在徐州俘虜拘留所研究而言，七個衛兵班長分了兩派，動輒爲處理中國俘虜事件，發生爭執，甚至揮拳。

## 九 所謂知日派

在徐州俘虜拘留所內，爲了想騙取日本各地報紙看看，絞盡腦汁，使盡機心，方才到手。最初我們專門拾取鬼子包裹物件的報紙，湊集觀看，正式看到日本飛機帶來的報紙，還曾使用了一點小小的苦肉計。

在九江淪陷不久，日本報上滿載什麼：「敵前登陸，我××××揮青龍刀××××我陸上驚天空銀翼連，追擊××大爆擊，對敵多大損害與，」此類新聞連載數日，大吹，特吹，他們看着唱着，我看到鬼子們那樣的狂態，恨不能搶一個手榴彈，將他們完全炸死。後來我因遠遠看那報紙，不甚清楚，就假裝麻木，遙指「九江」那兩個大字，連呼「快快的了，快快的了，開路，開路。」說過不算，還踏着跳舞的步伐，來了個旋風舞，鬼子以爲我看了快活，不會有什麼反應。

，於是才正式給我日本叢報，可是，反對給報我看的，却大有鬼在，但是在七個鬼班長中，內中有四個願意給我，那三個也只好悶在肚裏作怪了。

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會說謊的民族，各種日本報紙，以及偽組織下的好報，每天不出消息，一大半都是假的，電訊，新聞，多是謊，他們既食皇祿，必報皇恩，於是製造各種中國人的談話，出賣風雲雷雨，偽組織的狗子們，每天有話可談，而且千篇一律，用刻板的公式，贊美「皇軍」，有時還博採「民意」發表什麼張阿三，劉阿五；一類莫明其妙的談話，看了自然教你作嘔。

在日本報上發現的「重慶電」妖言惑眾，烟幕重重，不必細舉，最惡毒的紀載，就是什麼「知日派」一類挑撥離間的謠言。徐州淪陷以後，日本軍部以「知日派」之策術，輕輕的搗到汪精衛的頭上，以後每隔四五日，必有一篇關於「知日派」新聞發表，那時我看了這樣的紀述，非常納悶，我以為日本鬼子又在造謠，其實，日本人就是勾死鬼，他們將在精衛勾進了墳墓。鬼子最會耍花樣，他在親日派以外，又翻出一個「知日派」的名詞，所謂「知日派」者，簡言之，即理解日本，知道日本之忠，知先覺也；我今為「知日派」下一註腳，其人只能知日，不能知己，根本就不配言和，一個廢物投降日本，無礙抗戰；汪精衛不知王克敏，王揖唐，熊斌，陳辭，一群漢

奸惡實情，星醫失去依託好，做，雖然正聲，不可得矣，可憐憐哉！

到了天津以後，只有這好學純的唐君記者這樣對我說過：「惟有汪精衛這人，才真聰明。」後來日本將領看中圍抗戰人物，我只見到他們一致對於我們領袖表示敬畏，談到汪精衛三字，他們冷笑。日本軍人這次來到中國各地，到處搜求中國古書，他們很精細的研究中國歷史，對於卑鄙醜惡的漢奸，時時刻刻，放心不下，汪精衛這樣幹去，真是黃蓋打屁股，自討苦吃，當初黃蓋雖然吃打屁股，結果還是了寶賤，立了大功，他老先生於今是自打屁股，甘爲漢奸，要吃大苦了。

## 十 卿本佳人

前文「倭營廢談記」我曾略言天津唐報之醜態，茲再補紀我所見該報外勤記者余某之漂亮。我到天津之第三日，唐報之日簿社長池上，及外勤余某，取得天津倭司令之許可證，走來海光寺後看我。池上是個胖子，不像日本人裝的，也許他真是日本人，其人既胖且白，說得流利的華語；那個姓余的，像個唱六日的姑娘，面孔長得怪清秀的，兩隻手伸出來，雪白粉嫩，煞是好看，

這樣漂亮的小夥子，想不到他偏生愛做漢奸。

那時我剛由南開大學回來，泥土滿身，滿嘴刺蝟，怪模怪樣，他們先去訪問××少校，然後再來見我。他們問我南邊情形，我說南方天氣很暖，不像北方寒冷，他們問我戰地黨政現狀，我就答以戰地買賣不好，京戲、影戲，不及戰前好看。不待他們繼續發問，我又反問他們，天津有幾家舞場，一元能斷幾跳，金少山大概沒有請客，你們罵他了，你們真舒服，閏七月裏，你們可以吃膠芳大螃蟹了，哈哈，哈哈，笑個不住，那姓余的見我這樣，他惱我了，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嬌聲嬌氣的向我說：「你別糊塗，我們可以幫你忙的，你就一字不說，我也能寫你一篇，你瞧。」他們很不開心，憤憤而去，第二天一早起來，先找庸報，翻開一看，一字沒有，第三天登了短短的幾行，他還算有良心，沒有怎樣強奸我，然而也就可惱。

我脫險的第二天晚上，在天津法租界黎棧大街，和他們迎面碰到，那時我已剃鬚易裝，爲了小心一點，很謹慎的避過了他們，九月二十七日，我安安全全到了上海，想到這個漂亮孩子，寫了一封信寄給他，裏面寫了「聊本佳人」寥寥四字。

## 十一 動盪的日本

自從張鼓峯事件發生，日本全國震動。這時我在徐州，一個東京××銀行出身被迫來華的青年告我，他說：再打下去，日本錢也打光，人也打光，國內必有劇變，他預備永久留在中國。我們兩人盡地密談，以沙泥爲紙，以碎石爲筆，隨寫隨塗，一點痕跡不留，我從這位青年口中知道了：

日本在戰時有十四個糧秣廠，原來儲量很富，那時已經耗去過半，在大戰發生之時，軍需管理人員發現最大竇職案件，據說鍾聲達七百萬日圓，牽涉官吏一百餘人。

關於棉絲統制，日本國內各地，那時正在嚴厲執行，但在七月一月內，東京棉絲商人違背棉絲統制案件，竟發生五十餘起，倭政府乃判處各棉商繳納巨額罰金，衆怒沸騰，人絹業亦有同樣事件，不斷發生。

日本國內所儲白米，情形減少，釀酒之頂上白米，那時已由每石三十五元，漲至五十餘元，同時由厚生省下令提倡節食用糶米，戰地所需食米，一律以對成小麥混合糶食，但因出征軍人紛

紛反對，此項改革辦法，現已無法推行，只好任其自然。

日本國民精神一落千丈，官吏貪慾大熾，來華官吏莫不揮霍弄錢；同時，一般政客競奔軍閥門下，倚賴武力，在僞臨時政府僞維新政府下，各樹一別，培植勢力，自坂垣同國就任陸相，此風更盛。

日蘇戰爭如果不能避免，日本前途之危險，誠不堪設想，多數日人，對於中日戰爭，咸抱悲觀。在徐州淪陷次日，東京各處舉行慶祝，多數商店之玻璃門窗，爲反戰份子擊破，日本之未亡人與日俱增，此中智識份子居多，對於日本軍閥，憤恨已極，常于夜間至街頭巷尾，粘貼反戰傳單。

## 十二 譚道源之謎

鬼子們的趣事很多，在一次戰爭告一段落以後，兵慌馬亂，雙方遺棄物件，均不能免。假使我們轉移陣地，一時遺留物件，落到鬼子手內，常常張冠李戴，弄出笑話。

當我最初在安徽宿縣時討鎮被俘後二三日，鹽總某某亦在徐州被俘，某某已于某地被害，篇



時我聽了心內非常難過，那知再過兩三日後，一經查明，才知都是假的。或者因為被害之人身藏友人名片，因以誤認，或者其所攜文件原非已有，而鬼子一時不察，即遽以爲是，大發消息，甚至廣播。我以爲在戰事緊張之際，軍中攜帶物件，如非必要，愈少愈好，至於重要文件，亦須以最穩妥之方法，隨時處理，有必要保存的，慎重保存，無保存之必要的，宜隨時燒燬爲佳。私人信件，亦應如此，總宜片紙隻字，不使落到鬼子手裏，爲上上策。

在我初次會見坂垣的一天，據他的衛兵說，曾經殺害我們軍長一人，惟不知其名，見了坂垣以後，一個古川參謀寫出「譚道源」三字問我：「你知道這個人麼？」當時我楞了一楞，即刻推說不知，不過我心中很爲惦念，六月五日在徐州中學倭司令部前，又聽到這樣的消息，一個倭副官說得神氣活現，我竟信以爲真，不覺潸然淚下。後來看到東京朝日新聞，披露大王樂作戰經過，怎樣在麥田中發現譚軍長汽車，怎樣集中火力攻擊汽車，怎樣遇害，殿尾，一個倭聯隊長爲表示崇敬中國將校作戰英勇起見，請求准予由彼備費厚殮，似乎此事千真萬確。等到我由天津脫險回來，首先調查此事，始知純屬謠傳，現在譚已就任湖南省政府委員，鬼子專說鬼話，其滑稽有如此者。

### 十三 倭營拾零

鬼子在集隊行軍時，攜帶最簡，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們攜帶什麼如箱子等類笨重物件，炊事所帶用具更少。

寇軍中之食品配給，自去年六月後，已大見減少。據一水上輸重隊鬼兵告我，寇軍各師團待遇，亦極不平，那時在魯南作戰，以坂垣及磯谷兩部所得食物，及慰勞品最多。

有多數鬼兵不敢吃中國豆腐，因在山東某縣上當一次，瀉死三十餘人，以後即改食由日本裝來之凍豆腐，其多疑怕死，可見一斑。

鬼子殺雞法甚特別，先將雞頭斬斷，然後連皮帶毛整個剝去，搶來的鷄不化錢，常時一鍋煮幾十餘隻，捉鷄的樣子更特別，有時追捕一鷄，動員十餘鬼，鷄飛，鬼追，往往追至三四華里以外依然空手歸來。

寇軍待遇俘虜最毒，時常不給食物，即使有所規定，管糧米食物者，有時亦故意靳而不與。軍中食鹽加稍覺缺乏，俘虜乃先淡食，所發菜蔬，祇有大葱一種，數百人吃葱湯一鍋，如游擊隊

攻至附郊，並此亦無。在徐州拘留所內，我們以喝白開水爲樂事。

現在鬼子軍官少尉以上，拚命研究漢學，士兵們學習中國話，甚見努力。寇軍中之通譯，在學隊部卽稱宣撫官，大戰初起時，重視東北，河北，山東籍之譯，現在逐漸淘汰，排擠，已改用鮮日籍之浪人，各倭軍中之通譯，及拘留所內之通譯，互相嫉視，嘗因爭向寇官獻媚，打架、爭吵，此等無恥之徒，不啻畜類。

倭軍中每班有一特務兵，每班以十五人爲最多，雖云規定每月二十日以發餉，自去年下半年起，亦時有脫期，後方勤務及軍郵，辦理尙好，醫院因供不應求，主事者常受訓斥。

鬼兵亦時懼我方飛機前往轟炸，隨軍帶有空火油箱，以爲發警報之用，在徐州拘留所時，鬼子幾次誤認敵機爲我有，大敲火油箱，張皇失措，鑽入地洞，那時我們看在眼里，心中頓覺輕鬆，於是，飯量大增，越吃越多。

鬼子搶到我們商民的鈔票，深怕有僞票夾進，不時取出交俘虜辨認，當僞組織去年宣稱中交三行法幣爲雜票，中農不許流通時，鬼子以爲真的不能流通，紛紛將中農鈔票取出撕毀，後來看到中農法幣照常在各地十足通用，頓足後悔，如喪考妣。

## 十四 鬼子的鬼計

我在徐州的時候，曾經圖逃幾次，一次準備緣梯越入隣室，然後再由隣室落荒而逃，臨時實行，恐怕房子碰倒，爬了一半，胆怯而止。

我住的屋內同居了一位××少校，他身體不好，時時生病，他同意我們兩人同逃，可是，逃的方法，各有主張，兩人始終不能一致，大家互相埋怨，恨得要命。

我準備在大風大雨的午夜，穴牆而逃，但因磚牆特固，挖牠不動，後來想出一個破壁穿入隣室的法子，我認爲那法子最好，就在霹靂下雨的白晝，冒險穴壁，那牆壁是高梁梗子做成，兩面敷有泥土，我費去無限氣力，才得弄開。白天取來一張桌子，故竟將洞口擋住，夜間拉開桌子，悄悄爬出，記清這天是中元節，白天我們兩人，流淚眼對流淚眼，大家想到母親妻子，料定兩人家內，今天也在燒錢化紙，以爲我們冥中不時之需，那知我們至今還未死，還在忍死須臾，想逃用緊牢，重上前線，爲我們的國家出力。所以這天勇氣很够，我們爬出那洞，走進隣室，看看外面很亮，看到對過衛兵所內，燈光照耀，不易走出。大概因爲有了響聲，對面衛兵拿了電筒，掃

射過來，功歸一篲，宣告失敗，加之又發現屋外有軍用大帽埋伏，鬼子必有鬼計，我們就又悄悄爬進屋內，連鞋子也來不及脫下，即刻睡倒，假裝打呼，哈、哈、哈、哈、哈、哈，象拉風箱似的發將起來。

◎ 自從這次圖逃失敗，我們有如被判死刑，終日昏昏沉沉，最大的一件心事，就是要趕快將那牆壁重新塞好，這件事真使我感到十分難辦，費盡吃奶的氣力，才將那洞草草填塞，可是，不能恢復舊觀，牆上石灰挖去了一塊，這是一個顯著的痕跡，如果被鬼子查出，一刀一個，毫不客氣。那天我真急透，連室徘徊，至再至三，急出一個辦法，我先假裝大便，將降室那洞口外面吐過一盤沙泥和碎草，然後再將這面牆壁塗上污泥，這樣當然行不出了，然而，我還不放心，又在牆上那洞口上面，寫上一行「此處小便」以示此洞原爲撒尿之用，另外又寫上一行「此處不許小便」以爲發覺後掩飾準備，現在想起來真是够苦的。

## 十五 都是三十二

徐州一戰之後，敵軍傷亡極重，豫西大戰之後，虎狼盛行，隴海東段染疫成軍，死亡相繼。

據一日兵告我，一日之中，有死亡至三百餘名之多，以此各線敵軍，都須大量補充，方能支持。在黃河決口後，由津浦南段而來之敵軍新兵，彼我所見者均爲四十歲以上之商人，及十五六歲乳臭未乾之日本小鬼，而且體格強健者已不多見，彼等見我，每每諱言新兵，我亦只當不知，不加問訊。

此輩新兵一至中國，所見各事都覺新奇，初來時尙能循規蹈矩，數日之後，即爲老丘同化，奸淫擄掠，無所不爲。彼等雖均有限鏡一付，並各藏春宮一套，暇時即互相取出比裝，並送至我臥室內，要我爲之一評高下。我佯爲不知，即指畫中人爲其姊妹，爲其母族，彼等亦不淫怪，寡廉鮮恥，真與畜類無異。

新來鬼兵見我後，先必互相詢問年歲，籍貫，職業，及月若干。但新兵大多謊報年齡，四十以上之老鬼，則多以三十五歲答，十餘歲之小鬼，則一概謊稱爲二十二歲，且欲遮爾彰，盛誇日兵均爲二十一歲以上之適齡壯丁，惟小鬼初至中國，經驗甚少，往往自露尾巴，我因新兵口氣不老，可以在其口中，探知一二，即故意對其表示親切，並不時尋其開心，指其面而歎之曰：你的父親二十二，你的媳婦二十二，你的小孩二十二，你的總統二十二。

## 十六 三大願望

小鬼多喜覺我閒談，老鬼恐彼等年輕，小嘴巴沒遮擋，洩漏機密，每每阻撓。故我與小鬼談話，亦深存戒心，以保有常時談話之機會，因此，談話偏重生活，不談其他，但遇有機會，亦不放鬆。

我嘗以人生願望詢小鬼，多致小鬼真心誠意披瀝所信，舉出日本青年所欲之三大願望：一、日本家屋，二、西洋服裝，三、支那料理。此三大願望爲日本青年之大願，近年以來，在日本之社會現狀下，薪給階級，入不敷出，欲望居住日本新式家屋，服御華貴西裝，大吃支那料理，難如登天，此中三項，尤以支那料理爲難吃，故彼等一至戰地，莫不以一嘗支那料理爲快，且以一鷄子數鷄蛋之微，亦不惜降身爲盜，搶了吃，劫了吃。

日本人最喜模倣人家，東施效顰，我見穿慣木屐之日本嬌嬈，忽然換上高跟皮鞋，搖搖擺擺，酥臂頰動，嘆爲觀止。回頭看看自己，亦有此感。只且不表，據聞日本人近年喜穿西裝者，與日俱增，大戰以後，日本軍閥一面自吹壓力富厚，一面嚴戰兢兢，大喊前途茫茫，快挾節約，最

好不穿衣服，不吃米飯，索性充分恢復野蠻一切原狀，因此西裝店遂大倒其霉，競以關門。日本人夢寐難忘之西裝，已爲戰跡所毀，皮鞋當然也用不着了，於是重開倒車，再從牆腳屋角，找出木屐，滴搭，滴搭，拖將起來。

日本小鬼來到中國戰地，不幸的，交了死運，西裝志願未償，祇好待諸二十年後，假使錯投豬胎，此恨綿綿，確亦可憐。至於那些還沒有打死的小鬼，雖然搶到一點錢，要想等到生還日本以後，買套西裝，一償素願，誰也沒有把握，不久以前，前任日本陸相杉山元以「忠烈」二字，寫在扇子上面，送來中國戰地，分發鬼兵，那些小鬼見了，居然以三大願望未償造意，譜出心聲，寫在「忠烈」二字的後面，可見日本武士道墮落而後，日本青年爲了三大願望未償，叫他不穿西裝，實行「忠烈」，似乎有點不願了。

## 十七 對鬼談鬼

敵軍殘忍嗜殺，滅絕人性，在太王築各地作戰時，殺我傷兵多人。據一日兵告我，他曾親見其戰友多人支解我軍某部之傷兵，五月二十五日，我被囚時村，有親見坂垣部之騎兵殺我傷兵數



十，且以槍刀割破其肝腹。有一傷兵爲其綁於樹上，連刺數十刀，樹在廟後，我等數十難友目睹此類慘狀，無不墮淚，我會切記彼等埋骨之所，並約略記明被難者之番號。

在徐州俘虜營裏，鬼子衛兵殘殺患病之俘虜，其事已略詳前文，此次被難者盡埋九里山麓，在兵營背後，我已記清其方向地位。

此外，據名難友告我，一次在運河車站，有大批俘虜被害，被以機關掃射於河畔者有百餘人，在津浦南段之曹村（距洋州六十華里）兵民被擄共有一百七十餘人，盡在點名時，被用機關槍掃死。鬼子事後曰「機關點名」，此即殘殺俘虜術語中所謂「拿機關槍點名」。

其餘在徐州之難友三三兩兩被其零星殺害者，書不勝書。據一稍有人性之日本軍醫談：自中日戰事發生，在每一城市陷落後，中國良民均有犧牲，但死亡之多，死事之慘，實無過於徐州。時交夏令，彼等入夜宿廢墟中，風雨飄淒，時聞鬼哭，彼意殆冤魂不散，因而作祟。

鬼子迷信甚深，彼等今日俱爲慘劇之尋常者，一臨屠場，獸性大發：恣意殘殺，不顧一切；過後，清夜自思，神明內答，往往毛髮悚然，既虛天譴，又畏鬼祟。我既窺破其弱點，遂盛傳有鬼論，以奪其魄，夏夜看守我室之衛兵，幾每夜必央我說鬼，我即大談因果，且指染疫而死之鬼

兵，請遭天譴，死於黃河決口者，謂爲觸怒河伯，而河伯忠貞剛烈，今日怒發，汝等不久必將葬身魚腹，無言亂旋。如此云云，雖無多大效果，然以鬼話稍稍戕其殘暴狂焰，亦可見彼時我之傷痛心情無法排遣，今日思之，猶有餘痛。

徐州一戰，白骨盈野，九里山下，終日陰風慘慘，彷彿鬼境。我入俘虜營時，時交仲夏，枝頭白哥哥叫出「白哥、白哥」「白哥、白哥」厥音淒厲，若曰「麥枯，草枯」「人少，鬼多」其時麥萎，草枯，胡騎所至，數十里無人跡。我自被囚，哀思內斂，酸楚入骨，夢中讀夏完淳大哀賦，至「故老吞聲，行人隕涕，殷王子麥秀之賦，周大夫黍離之淚，天地何心，河山無罪」一段不禁縱聲欲哭，因而驚醒衛兵，常遭呵責，早起頻聞「麥枯，草枯」「人少，鬼多」每每含淚以紙團塞耳，值班屯兵見之，以爲我有耳病，輒加揶揄，與鬼爲隣，啼笑皆非，我真不省前世作何事也。

## 十八 最後的幾句話

玆雜寫來，不覺寫了幾萬字，而且還要災梨禍棗，出版問世，我深深覺得，這篇東西，對於

大眾，並沒有什麼貢獻。我本想寫真自序，說明我個人脫險以後的一點感想，但因紙價很貴，縮省則省，以此從略，現在我以「最後的幾句話」寫在後面，以代結論。

日本是一個工業國家，加之教育普遍，每個士兵都有一點工業常識，所以在戰時有許多地方，雖經我軍極度破壞，他們還在掙扎修復，以資軍用。我在天津時，一個山東通譯說，可惜我們有許多工作未能澈底破壞，到了他們手上，吃虧不小。比方破壞公路，我們如能集中一點澈底破壞，即使敵人有良好工兵，縱能修復，亦不能短期竣事。後來據寇軍輜重兵云，彼等見有已經破壞之公路，成爲河渠水田，最無辦法，他們對於破壞公路的看法，不怕我們破壞得多而且長，只怕我們來個澈底。

軍中行李少帶，營連長用勤務兵，不要專揀小孩。我見到俘虜營裏小孩很多，鬼子將其禁閉一處，資爲宣傳，指爲這是中國的新軍，用以鼓勵他們的士氣。

日本兵每人身邊帶有小冊子一本，上面日語華語都有，且列舉中國著名之抗敵將領，稱爲「頑強」。如衛立煌、湯恩伯、顧竹同、孫運仲、張自忠、朱德、彭德懷、賀龍、李文田、鄧錫侯、孫震、于學忠、盧漢、胡宗南、李默庵等百餘將領均有，多數日本將校對於大戰前夕領袖在

廬山給予中國黨政軍高級幹部之教訓，讀之舌結不下，認為中國抗日負責人物，如能悟透 領袖教訓，前途遼遠，日本一時實無力征服中國。此外，日軍衡量中國各戰區之指揮官，用心亦深，最畏者，為李德鄰及白健生二公。

日本人對於中國文人，相當恭惟，不過有點尖刻，一個日本軍部新聞班職員對我說：「你的寫字好，你的說話好，你的工作少。」這樣批評，入木三分。同時我反觀日本文人，他們成羣結隊走上戰場，軍烈鼓勵，社會鼓勵，朋友幫助，各盡其力，他們都給軍閥麻醉，他們想藉此出出風頭，騰格說起來，他們都沒出息，但是我們呢，我們還在亂七八糟的瞎鬧，城裏的地圖壁報貼到二丈多高的牆頭上去，牆上貼不下了，電桿木上也貼滿了宣傳品；而鄉下依然是寂寞，空洞，少宣傳。

中國現在渡過了一個曠古所無的危急時期，舉國所有的人力、物力、財力，一絲一毫，不能浪費，尤其是從事救亡工作的人們，應該認識目前所需，不要僥倖在物質享受較好的地方快活。此外，我們的讀書人如果認為明末的顧炎武、陳元龍、徐孚遠、夏完淳，這班人值得佩服，就得對於建國必需的經世大業，農田、水利、墾植、軍政，多多留心，這是一個最好的學術環境

，不能放鬆，敵人批評我們，只會寫文章、演講，不能做事，這話有幾分對的。文恬、武嬉，足以亡國。現在我國武人不「嬉」，都在前線拚命，假使文人也能不「恬」，一致努力，多找苦吃，少說廢話，「槍桿與筆桿，銖銖悉稱，配合得勁，豈惟抗戰前途賴以有利，即文人本身之前途，亦光明多矣。」微倖脫險歸來，我願以此自勉，並告慰我的朋友們。

出版：文藝基本修養書

生活書店

# 創作的準備

茅盾著 三版  
二角五分

這本書是貢獻給一切有志於文學寫作的自學青年的。作者把他豐富的寫作經驗，告訴我們，使我們知道在創作之前，應做些怎樣的準備工作。書內分八節：一，學習與摹仿；二，基本練習；三，收集材料；四，關於人物；五，從「人物」到「環境」；六，寫大綱；七，自己檢查自己；八，幾個疑問等。句句都是經驗之談。

怎樣

閱讀

文藝

作品

沈起予著

四版三角

本書為青年自學叢書之一。專門講述關於閱讀文藝作品的各種基本知識，指示青年們以鑑別，選擇及批判文藝作品的途徑和方法，它不但糾正了一般流行的對於文藝的誤解，並且提示了積極的文藝觀。這確是幫助一般文藝青年充分獲得閱讀各種文藝作品的知識的指導書。

給初學寫作者的一封信

蘇聯文學顧問會張仲實譯 四版三角

文藝修養的基礎

沈起予譯 李蘭譯 三版三角五分

青年作家

高爾基等著 靖華等譯 三角

怎樣學習詩歌

穆木天著 四角

文學百題

傅東華編 三版元半

文學問答集

夏征農著 再版五角

# 上海——冒險家的樂園

再版出書  
實價八角

愛遜密勒著  
阿雲譯

## 報告文學

見本書內容。

十餘萬言，內容共分十一章，(一)好發放這些冤頭，(二)這就是上海，(三)萬花筒中，(四)虛偽與欺騙的交響樂，(五)遠足旅行，(六)不調查的調查團，(七)大倉幾粟，(八)海盜與鴉片烟，(九)上帝與財神，(十)不操干戈的強盜，(十一)戴紅纏帽的猴子。著者以幽默的筆調，把上海外國人的内幕，描寫得有聲有色，詳盡無遺。他在序言裏面，曾有這樣的話：『在上海有可伸可縮的一部領事裁判權，五顏六色的種族，爭權奪利的組織，紛歧雜出的誤會——大家到上海去啊，那裏的水潭，有魚可摸。來的有裝着大碗子的商賈，披着異外套的教士，雄冠佩劍的官佐。然而儘你們打扮得怎樣莊嚴或闊綽，總不過你們這副猴兒相來。在這裏，就將你們的善言善行照實錄下』。

幕的  
權黑  
裁判  
領事  
暴露

**西班牙萬歲** 亞非諾蓋諾夫著 尤兢譯 二角

這是最最新的戲劇形式，來表現西班牙人民和共和國政府反抗打擊侵略戰爭的劇本。內容是英勇的西班牙民衆在侵略者殘殺中唱出的悲壯熱烈的戰歌！這戰歌由此刻正在抗敵救亡中的我中華民衆來唱是最合式不過的！全劇的形式，完全像一個有聲電影的拷貝，在戰壕里可以當電影看，在舞台上可以用最新的手法來演，是全民抗戰的參考書，是學習劇本的新範本。

各地生活書店發售

# 文藝基本修養

## 怎樣閱讀文藝作品

沈起予著  
六版三角

本書為青年自學叢書之一。專門講述關於閱讀文藝作品的各種基本知識，指示青年們以鑑別，選擇及批判文藝作品的途徑和方法；它不但糾正了一般流行的對於文藝的誤解，並且提示了積極的文藝觀。這確是幫助一般文藝青年充分獲得閱讀各種文藝作品的知識的指導書。

## 文學修養的基礎

本書內容分「初從事寫作的作家應如何修養」，「新聞與速寫」，「言語的正確性與藝術性」，「短篇小說」及「戲曲」諸大篇。每篇分若干小節，詳細敘述初事文藝者應如何修養，應如何寫作。每一節中既有實例以增讀者的理解，復有練習範例使讀者得實操。書中提倡集體研究，集體創作，並示其方法，尤為絕大特色。譯筆異常生動，說理深入淺出，使讀者不致感覺艱深。凡初事寫作的青年，研讀此書，在成功之途上，一定少走許多的「冤枉路」。

李國等譯  
二角五分

## 創作的準備

茅盾著 初給  
盾著 仲張  
三版 譯實  
二版 訂培  
一角 四版  
分五角 一  
信封 的  
家作年青給  
角三 譯等 華靖 著等 基兩 高

各地生活書店發行



# 倭營歷史記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發行所	發行人	印刷所
房滄浪	重慶 桂林 上海 香港 梅縣 昆明 成都 衡陽 西安 南平 貴陽 蘭州 曲江 星洲 常德 梧州 南寧 赤坎 立煌 玉林	徐伯昕	生活印刷所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三月出版

C.C.0758  
1-2000

82

30233

活字

BC  
5

\$0.40